

漢  
鐘  
譯

美  
國  
的  
黨  
爭

新文化書社印行

# 美 國 的 黨 爭

一九三〇四月  
購於長安市場

長安

Charles A. Beard 著

漢 鐘 譯

# 目錄

## 序

### 第一章 政黨的性質

1. 政黨的起源
2. 政黨的性質
3. 黨底勢力之根源

### 第二章 聯邦黨和共和黨的對壘

1. 聯邦主義者的策略
2. 反對派的興起
3. 聯邦黨和共和黨的戰爭

## 1

### 第三章 謝化臣黨的二十八年

1. 共和黨的經濟策略

2. 共和黨的政治理論

#### 第四章 國家共和黨(自由黨)和民主黨的對壘

1. 變更的經濟制度

2. 續克臣的左派運動

3. 國家共和黨和自由黨的組成

4. 民主黨勝利的果實

#### 第五章 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對壘

1. 經濟位置的變遷

2. 奴隸制的爭論

3. 第三共和黨的掘興

4. 共和黨庇廕下的一種聯邦黨綱領

5. 共和黨：尊時代

第六章 經濟的變更和異見的生長

1. 禁酒主義者

2. 勞工和社會主義

3. 左派土地主義

第七章 黨政的鋒利時代

1. 一八九六年的民主黨綱領

2. 共和黨綱領

3. 進步黨主義的掘興

4. 「新自由」的綱領

第八章 反本和復原

1. 括論

2. 我們到何處去？  
參考書一覽

## 序

譯者未能免俗，故譯完了這本書之後，便循例的要寫出幾句無聊無聊之序文。不過，假使這寥寥數言能預給讀者以本書的些微印象或興感，那末，就添多了一兩頁篇幅也是無傷大雅的，反正譯者已負了介紹的責任。

對於美國創國以來的一百四十載時期內的政黨鬥爭之詳盡記錄，當然有待於其他巨大的典籍。然而，在這六萬字當中，已把美國各政黨的背境，起源，變遷，綱領，策略，領袖，和今後的趨勢等有最精到最深刻的描述。這也許就是本書底難能可貴的地方，同時，就是譯者要把它供獻給我國人看的地方。

I  

---

  
Charles A. Beard 是一位有聲譽的政治學者，著作中又多鴻篇鉅製，大凡念過美國政治書的人總知道他底學問的深造。例如，他底見解雖認定經濟為政治的基礎，不過當

他一發見了異樣的事實時，他就不像多數馬克斯派的作家而不惜抹煞一切。因此，他對於聯邦黨，自由黨，共和黨，及民主黨的解剖，都是中肯的，不偏不倚的。

譯者是持了凡可以直譯之處務必直譯的成見的，故有時甯可使讀者較爲難讀些。至於若有錯誤的地方，則應歸咎於譯者學問的根基淺薄，況夫又沒有再次校對過的餘暇。故冀望海內明達，不吝指正！

原本出版時是一九二八年九月，因此，關於這次競選，胡佛勝利，及各黨最近的黨綱，都未曾列入。譯者覺得這一種缺憾有補縫之必要，故敢不避寡陋添上了書末的一段。

漢鐘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序於上海之辣斐德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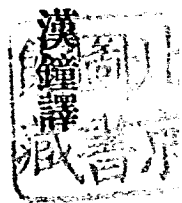
# 美國的黨爭 The American Party Battle

## 第一章 政黨的性質

### 政黨的起源

政黨爲什麼會發生這個問題是難以解答的。作家們于這個問題所獻出的解答，實在渺茫而各執一詞。

基于一種觀點，則政治不過是一種大的嬉戲，在轉灣曲折之間的一個無止境的競爭，充滿着喧聲和激怒；但非是由實質的利益發生出來，也不能多大影響于民衆的情況。公民分爲各種政黨，也不過像那些分他們爲 Gene Tunney 派或 Jack Dempsey 派的意義罷了（譯者按 Tunney 和 Dempsey 是美國兩位最著名的大力士）政治祇是一個尋找口號或者招攬分子的問題。口號將能奪得羣衆，分子將能喚起熱情。戈爾格 Colgate



大學底校長喬治契丁博士 Dr. George B. Outten 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三日星期日泰晤士報說：『如其共和黨能尋出適宜的分子，則差不多任何類的口號都使得；如其民主黨能尋出適宜的口號，則差不多任何類的分子都使得。』

另一種關於政黨起源之解釋，見之于英國歷史家麥戈里 Lord Macaulay 底著作裏。基于他底詮釋，則人類「自然地」分爲兩個團體——一個在性質上專務于秩序，保守，另一個則專務于進步，冒險。約言之，這種問題是心理問題之一。

對於這項隱謎的再一個相彷彿之答案，乃于幾年前出自一位著名的文學教授麥噶 Brander Matthews 他稱說美國人「本能地」分爲漢米爾頓黨人 Hamiltonians 和謝化臣黨人 Jeffersonians 他道『漢米爾頓黨相信賢人領袖的政府實堪領導平庸的民衆，而這就是真正的貴族政治；謝化臣黨相信每一個人，縱然是不開明的，但也能的確定地知道他自己底事情，至少知道他所需要什麼，比較任何一個上級人從他身上所能知道的爲充分，而這就是真正的民主政治。這兩種態度免不了地彼此敵對，它們是本能的直覺

的，與生俱來的。」

當然，這好像是說：「上帝造成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其關係盡在於此。」當任何人稱聲人類行動乃來自天生的，固有的，直覺的源泉之時，他便是否認了環境的勢力和抹煞這類的小問題如「爲什麼它們是與生俱來的？你怎樣知道它們是與生俱來的？證據在那裏？」

但，如其對政黨作詳盡的研究，便會顯示出有些論據不易爲這種政治學的淺薄理論所能應付。歐洲底政黨就不是分爲兩種：保守的和進步的，漢米爾頓的和謝化臣的喇。在那裏，我們知道有勞工黨，農民黨，教士黨，工業主黨，匈牙利黨，德意志黨，波蘭黨，和許多其他什麼黨。研究一下合衆國底早年的政黨分子之分配，便知道漢米爾頓黨的大部份是在那些爲財政家工業家商業家所佔優勢的城市中有其中心勢力。漢米爾頓是一位紐約的律師。至于謝化臣黨的領袖乃來自南方的那些領有奴隸的耕民，謝化臣就是一位南方耕民。爲何這個國家底大多數商業人會是本能的漢米爾頓黨，直覺的「貴族政治者？」而

南方的貴族耕民會變爲本能的謝化臣黨直覺的「民主政治者」呢這回事情并不像嘯氏想像這樣簡單。

約莫在這種同一立場上的，有詹母士比利司 James Bryce 在他底傑作美國國民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所獻出的黨的分野之解釋。基于他底觀點，則美國政黨歷史約于一七八七年開端，當時兩種反對的趨勢已「顯露」了——一種主張增固中央政府之勢力，另一種則主張扶助各州的「自主」權。籠統說來，就是一個政黨會鼓吹聯邦勢力的廣大應用，另一黨則會反對這項辦法。也許這點可稱爲美國政黨爭論的純正理論。

不過，對於這種詮釋能夠生出兩項駁議；第一，就是事實上兩黨都不曾堅決去維持它們底信條——特別是當它們底致命利益曾被影響之時。例如謝化臣黨也極力使用聯邦勢力去購買路易西安那 Louisiana 去禁止商務出港，和去制定一八五〇年的逃奔奴隸律以挽回其喪失去的財產另一方面漢米爾頓黨在建設一間銀行和在造成保護稅率

中固然是伸展其聯邦勢力的，但當其反對購買路易先安那和抵抗禁止出港之實行時，却變成了各州權利的左袒者。

對比利司底理論的第二項駁議，是指它空洞無所解釋。爲何有些美國人民會認定聯邦政府應該強固？而旁一部份人民便會獻其愛情于各州？這一種分野是否于人民的職業和利益有直接之關係？這一種分野不是啗合于那些早已存在的經濟上和工作上之歧異的嗎？照這種理論本身，則不過對於政黨之起源說獻出另一種虛妄的『與生俱來』的線索罷了。

較爲寫實和因而較爲精彩的算是這位『聯邦憲法之父親』和曾兩任合衆國總統的馬狄臣 James Madison 所獻出的政黨分野之介說。馬狄臣說：『小組織（這是十八世紀的文字，就是政黨的意思）底最普通和持久的原由，乃在于財產的不同和不平等之分配。那些握有財產和那些沒有財產的人民，在社會中永遠形成彼此不同之利益。那些放債主和那些債務者也淪于同樣的分歧。土地利益者，工業利益者，商品利益者，和許多較

小的利益者，在文明國家中都有必然之產生，和分他們為不同的階級，為各自不同的情緒和觀點所激勵。這些各不相同的和衝突的利益者底管理，就形成了現代立法的主要任務，和把政黨和小組織的精神牽入了政府底必要的和通常的運算。」

換句話說，投票者按他們底政治情緒和觀點而形成黨派的這種分野，乃起源于對財產的不同種類和不同數量之領有。這種理論之說明，可以為那些見慣了美國政治中的農夫，勞工票，商人票等作用的人物所立刻想出了。

這種理論，雖則是寫實的。但不能太嚴格地視之。我們會很容易為資本家，農夫，和勞働者這類名詞所迷惑。所謂資本家，就是指那些利用金錢以製造金錢的人，並不是一切資本家都佔據了同一之方向的。有些是商品製造者，他們和歐洲底產品作尖銳之競爭，故主張在他們底特別貨品上有高的保護稅率。另外有些則是從事于不須競爭的商品，故可以為堅固的自由貿易者的。

復次，有些經營鐵道的資本家則可以絕對漫視這項保護稅率的，因為他們載運了國

內的或國外的運貨，于他們幾乎殊無關係。

第三種資本家就是商人。他們自海外輸入許多商品以求售所以樂得有低的稅率以利于較廉的價格和較大的營業。

最後，尚有財政家，銀行家，他們祇知借出金錢于本國的或外國的工業和政府，顯然沒有所謂愛國感情。他們視放債的條件和穩當，更重于視國家的利益。對于稅率單這種東西，他們可以冷淡處之。他們也會贊成輸入品之低稅率的，因為這樣可以助成外商充分支付他們所借的債項之利息啊。真的，合衆國底銀行家和製造家之間，今日對于稅率政策，顯然已有一種破裂了。

因此，我們可以下結論：銀行家，鐵道投資家，輸入品商業家，所有這類資本家都會無所躊躇地和南方的民主黨棉花生產者站在同一線上以贊助一種低稅率運動的，假定後者不致于提議其他極端方法致驚擾他們底聯合的話。

關於「農業利益者」，則這種情形也屬無大差別。他們也分化為各種特別的利益者。

南方底棉花生產者生產出大宗棉花，多銷售于國外市場，今尚不會和其他國家底棉花栽植者發生多大競爭；惟其然也，故他們底商品無需于保護，他們自然地同情于他們所消費的製造品之一種低稅率喇。另一方面，如麥，谷，牲畜，和果實的生產者乃有許多可怖的競爭者，故當討論到他們底特別產品之時，則他們總是運動保護式的稅率。所有這一點都爲何爾孔卑 A. N. Holcombe 在今日之政黨 The Political Party of To-day 一書中述得詳明而毋須註釋了。政治家底艱巨任務之一，在于造出一種適宜的聯合，以團結農民底大多數部份于一個政治幕帳之下。

這種極其誇張的『勞工共同一致』算是再堅實沒有的了，但一方面雖則兢兢于計較工資問題，這些職工組合者也不能全然遺忘了種種決定工資的環境，那些勞働于製造所而嚴重反抗外國競爭的工人，會容易使他們底實際利益超越了他們對資本家的作對，而和他們底雇主同情。又如一種工業會十分發達，而旁種工業也許在一個悲慘境地。也許礦工在遭着飢餓之際，而鐵道管車者和工程師等却度着優裕之生活，和在他們底組合銀



行中營着大宗之貯蓄呢

馬狄臣所說的『財產的不同和不平等之分配』一點，也有注意之必要。這裏有大的和小的資本人家，有大的和小的農夫。有些人爲這種或那種理由便是幸福的，有些人僅爲着糊口而鬥爭，又或者負債重重。因此，資本家的和農業的利益者中，因了『財產的不同和不平等之分配』而致爲錯綜紛繁的線所劃開。若要尋出在每種特殊政治形勢中的各種『不同之情緒和觀點』之根源，則須乎很多的調查和識別。因爲想獲得其中的一切適當之證據，不是一回容易的事。

應用馬狄臣底理論之另一種難點，會發生于這種事實即兩個在同一經濟形勢和懷抱着同一『情緒』的人，對於求他們底利益的最好的行動計劃上，也許會彼此歧異。他們底動機儘管純粹是經濟的，他們底偏私是同樣的，然他們底理由也會彼此分歧。例如兩位資本人家同遭了勞工的騷動所恐嚇，而他們于怎樣應付的方法上，也許會絕對背馳。一位主張呼喚警察，另一位則力持以和解策略爲宜。

同樣，可知有許多統治階級對於自己底利益是懂得的，但其結果，他們在這些自謀的政策上往往造成謬誤之估料。況且社會愈變複雜，則估計某種行動所能生出的正確效果亦愈艱難。在這一點，智慧與學問便參加了政策決定的運算。如其兩位同經濟階級和尋求同樣的經濟利益之人，在方法上彼此衝突之時，則于這個情況中，這種經濟解釋的理論便無用武之地。就是說，它沒有解釋在政治觀點上的分歧。甚至俄國底無產階級獨裁制，在政策上也有嚴刻的軋轢。雖則如此，然經濟學究竟是政治學的一個基本部門，和對於政黨的起源及發展能獻出最滿意之線索的了。

經濟學也在那些帶了種族顏色的政治形勢中佔有關係。例如愛爾蘭種的美國人大底總括民主黨，這是一般見得到的。這件事乃有很大的經濟歷史。開創時，那些移居于美國的愛爾蘭人，對於這個新世界底貨品是極端貧乏的，和僑居于城市裏富勞働者。一代或兩代中，他們大多數都是砍木者，和拖水者——直至後來由歐洲南部和東南部來臨的其他種族替代了他們底地位，和使他們能移上了這把工業的梯子之時。因為是勞働者，故這些

愛爾蘭人總是投入了一般羣衆的黨裏和聯合以反對各階級。另一方面說，當德意志人大部入境的時候，則聯邦政府正在西部放棄其土地，故無數德意志人因了共和黨的慷慨而領有他們底田莊。對於這項債務，他們當感激涕零，而不會忘懷的！

宗教的情緒也和經濟環境有相當關聯。舊教的作家們喜歡說：這種反對羅馬教會的新教暴動，實發生于這種新興的中等階級對於教士底財產的貪慾。毋可懷疑的，這是在這種重大的宗教變更中之一種因素。它底重要今日已爲許多科學工作所證明。用另一個解說，則民主黨底主義之流行于舊教徒中，也許有大部份因爲這種事實，即舊教徒中的一大部份是屬於移來之家族，及混處或者接近于美國工業社會底勞動階級中的。

差不多可以斷言，凡有不同的經濟利益者分化爲各種團體的地方則宗教底情緒不能全然銜接他們。換句話說，宗教底繩索不是常常強固到能維繫相反的經濟利益者于同一的黨裏。新教教會，在美國因爲奴隸而分化了。南方支部還維持它們底「特殊的組織。」監理會教徒和浸禮會教徒，因稅率單，鐵道課稅的規定，田莊救濟，和旁種經濟問題而分裂。

了。

關於各黨歧異的根源，又正為政黨組織的性質弄紛亂了。一個特為某項顯著的目而建立的組織，在其目的已完成之後還繼續存在這是司空見慣的。斯賓塞 Spencer 告訴我們一個會社的有趣之故事。這個會社在倫敦為了煽動某種特別改革的目的而創設的。它有它的主席，書記，委員，支薪的工人，和小職員等。經過了一個煽動的長時期，國會終於採納了這項改革。一自勝利之後，斯賓塞便認這個機關為陞官發財之營幕了。可是，結果他大失所望。因為這個會社底目的之完成，就是廢撤了那些有利可圖的職位呢。在政治上是這樣的啊。

一個政黨有許多官和位置以生產利益和好處。當領有了政府之時它便分出種種榮譽，特權，惠贈，和這類或那類的俸祿。光是職位之分賦一已，已夠維持一個大的政黨。一朝執政和享用過種種利益之後，這類職業政客便不甘于喪失已到手的權利了。當未得政權之時，他們便遲疑地不敢擁護會減削他們奪取政府的努力之任何主義，因此一般靠黨食

飯的人物常常不敢確定自己底論點，尤其是當緊急關頭之際。在政治上的這一種運術之意義，有待于下一節政黨組織的性質之一種特別研究。

### 政黨的性質

一般人慣于認定一個政黨乃為那些投這個黨底票的人物合組而成。實則這是一種極寬泛的意義。很多投票于某個黨的人，曾是無黨籍的。也許會是反對黨的分，因他們在這個時候是同情于它底候選者和綱領的。也有很多一定投票於某個黨的人，而對於黨的辯論和大會從沒有參加的，和不能夠作五十言的演講詞去解釋他們為什麼會加入這個黨。基于另一種介說，則「黨」這個名詞祇包括那些為法律或實際所要求而公開地列名于黨冊的人物。因此，他們有權去參加黨的預選會。事實上，這一類人佔黨底投票者的百分之三十至八十。不過實際上，那些的確出席黨底預選會，有份選舉黨的職員和指派候選者的黨員數目，仍然少于黨員的總數目。有時則竟低至為黨員名單的百分之十，而很少會超過百分之七十的。

就算這些可以認為對黨底事件有多少積極興味的百分之五十人中，也祇有一小部份堪稱為活動和有勢力之分子。當然，也有些忠實熱誠的黨員，他們相信這個共和國底幸福和平安端賴于他們所鼓吹的這種主義的，——這是沒有官職也許沒有權利的黨員。然而，我們沒有政治的測微器去測量每黨中究有多少這類分子呢。

定例，比較持久地活動的，就是黨內底這類有規則和永久的職員，即如委員會的分子和主席，（全國的，各州的，和地方的）支薪的工人，靠黨吃飯的辦事員等，候着黨升擢的准辦事員，黨報的編輯，和冀望黨能與以恩惠的那些各種利益者的代表，（實業的，商務的，工業的，勞工的等等）。

這種黨的機關，一經創設之後，便變成一種 *Imperium in imperio* —— 國家內的國家。它有它底憲法，它底職員，它底法律，它底金庫，它底効忠之子民，和它底對謀叛的懲罰。沒有一個人能希望跑上政治舞台的，除非經過某個政黨的代辦。一位拒絕為黨員的獨立公民，會被人視為一個「怪僻者」，或者一個「忠厚笨伯」。一位退出他自己底黨而加入另

一個黨的人，會爲其舊黨友所輕侮和咒罵。我們政治字典的最卑污名詞，乃保留給這位黨的『背離者』。

黨的整個精神，在許久以前爲自由黨的社論『無黨籍的人』所正確地反射出來了：『我們熱誠地希望這害種羣的頹敗的分子之絕滅，和將竭盡我們底力量去造成之……自由黨人和共和黨人無論在其麼地方都應該決定不許那些超然自居而不加入和不接觸任何政黨的紳士們去使用政黨以圖他們自己底權位。自由黨人和共和黨人應該抱定這種主義而行，即一位有充分意識去形成一種主見和有充分誠實去直認這種主見的自由黨人或共和黨人總勝過一位不能決斷，或對於自己主義羞愧，又或多方顧慮不敢宣稱其主義的無能者，雅儒者，投機者。』

兩個黨的對壘，在『內戰』前已是尖銳的，而迨後則更變尖銳了。所以，凡站在政治上的超然地位或者同情于任何一個『第三黨』的主義的，便會被人認爲是不忠實的背叛。

阿士陀羅哥士冀 Ostrogorski 說：『黨已變成了一種教會，不許可持異議的，和會無

情地驅逐任何個對黨底已成教義或禮式有絲毫歧離的人，即使這種行動是出自忠義愛黨之情緒。」

### 黨底勢力之根源

為何合衆國內的政黨組織會變成了這樣大的勢力和在黨的各支部中又成了這樣嚴密呢？適當地解答這個問題，則有賴於檢察美國社會的結構，然而有些比較顯明的理由，是為一般承認的，這裏可以舉出談談：

第一點，因為選舉辦事處數目之多，以致對於推選候選者和運用政治機器等項，人民羣衆之直接參加為不可能的。故凡設有選舉辦事員的地方，就免不入有製造推舉的機器，及其長期訓練的預選會，大會，和委員會等。每一個新的選舉辦事處，都加增了這副機器的重量，勢力，複雜，和固定。黨底必要事務，便落到那些于辦理預選會和選舉等藝術有經驗的專門工作人員底手上了。

就是我們這種聯邦制度的結構，正是使到政黨政府和強固的政黨組織為不可或缺



的東西，如其想實現投票者底意願的話。立法的機關分爲國會和各州兩處。所以如其某個政黨有一種政策是需要實行于聯邦和各州的，則它一定要執這兩個政府的政權。例如，若有某政黨需要一種各州間互相關係的商務法律，則它一定要去華盛頓；若需要一種在一個州裏的關於商務的補充法律，則它一定要去到這個州的立法機關。因此，如其某黨有一種系統的全國的政策，關於我們今日的鐵道，保險，保護，禁條，和託力斯的管理等重大問題的，則它一定要把聯邦的和各州的法律懷抱入它底計劃裏。和爲整部實現它底綱領計，它應該強固到能統治了各州的和全國的立法機體。

行政權和立法權的分離，實增固了政黨的地位。因爲這種民主政治或多數律例 *Majority Rule* 實需要政府底兩個部門的合作。這是今日一般人所懂得的。而政黨便盡了使它倆彼此和諧的責任。舉一個日常生活的熱例子，即：沒有一位決心去辦某一項事業的商人，會希望選擇一位嚴厲反對這項計劃的執行經紀人的。不過，也許當真有這種現象，而在美國底政治則常見不鮮。即：常常一個州的立法機關是共和黨人，而其總督却是民主黨

人，就是說：製造法律的立法者，其法律要爲這位行政者執行的，而這位行政者底政黨也許正正是嚴酷地反對這些法律的呢。

所以，爲謀一實際有權威的政府計，則那些決定了某項公共政策的人物，不光是應該統法了法律的創製地位，而且也要有統治行政機關底主要官職之必要。在英倫，則這種事實乃爲不成文的憲法所坦然承認的。因爲它底行政部門就是說，爲各部首領所組成的這個內閣，乃常常爲在「衆議院」佔多數席的這個政黨所選出。似此，則法律的創製者和其執行者乃同屬一家之人。然而在合衆國，則立法者與行政者的合作，一定要在成文法律「之外」去造成。而使之可能者，乃這種黨的制度。惟有黨能保證這些被推舉的候選人彼此間很相和諧，如其和被選了則能夠在立法和行政的地位上一致團結以實現投票者的意願。

這種政府結構造成了強固的政黨組織之後，我們便遭遇一種「分職制度」了。當然，文官的改善，在某程度之內，曾減少了黨的依附者濫充官職的數量。但，仍然有很多聯邦的

和各州的職位是分配于這類勝利者的。隸屬於總統命令下的政治委任，每載佔幾百萬金的價值。各州的行政官能之增多，便擴大了總督和州議院的委任權力。每州底立法機關，在它自己權限之內，有種種立法局，和種種有利于黨徒目的之位置，常常不付隸于文官統治的。例如，有議場彈壓官，副議場彈壓官，總門司，一級和二級副門司，新聞書記，執行書記，編纂書記，校閱書記，圖書管理員，報信員，郵政司，管門者，速記員，奔走于各種委員會的報信員，和一級二級助手等等，指不勝數。然後，又有種種城市的高級或低級的局所，穩然增加了那個選舉獲勝的政黨底權限內之各種地位，雖則有各項文官的限制條例。最後，還有這類初級的和定例的選舉時之選舉辦事員，檢查官的軍隊，投票書記和其他選舉場書記等等。他們在各地每年爲了這項任務，領受十元至五十元的費用。每個大的城市，每載要支出數千元給那些辦理初選和正式選舉的人員。

向候選者作大筆的徵斂，這樣增固了政黨的機器。大體說來，今日沒有一個人能冀望入選于官職的，如其他不爲一個政黨所推舉出來。因爲這類黨的機關挑起了使候選者獲

得官職的這項競爭所以還有什麼東西自然得過和公正得過要求這個候選人來捐助這項競爭底合理費用呢？因此，一般定例，就是各州的或者地方的政黨組織便向候選人和被選者抽收一筆捐助，——以他們所求的這個位置的價值為比例。以後對於獲選後的那些官職享有者還要徵收，雖則有時為法律所禁止。不過在這件事情，則那些官職享有者不是常常肯受黨底經理人的壓逼的啊。

公園，學校建築品，公路和其他公共建築物等生產了許多入息給與那個握有這類出租契約的政黨組織。昂高的出價也可以得到的，如其以剩餘撥歸黨底競爭箱或黨底領袖為條件。在亞爾賓尼 Albany 的這個議事廳的建築品和場地，用去紐約約莫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為建設在夏里士堡 Harrisburg 的這個議事廳而在公共金庫的這筆掠奪，乃是品士爾溫尼亞 Pennsylvania 歷史中一段顯著之記載。

甚至較諸職位掠奪為更重要一種經濟因素，乃是政黨組織向私人利益者手中得來而分配給其上下級辦事人員的這些大宗款項。近年來，黨底金庫的最有成效的稅項，也許

就是來自商業公司的捐資，——雖則在許多州內爲法律所禁止。這類商業公司必須要懇請全國的，各州的，或者市區的政府以第一次求得創辦之權，和第二次求得擴展之權。他們要服從市區會議，各州的立法機關，或聯邦國會所規定的一定之條例。它們會被逼于去做那些要耗重資的事體，或者被逼于罷做那些大利于它們的事體。在這些環境之下，則公司方面常常會覺得獻出一項黨的「貢品」以求施恩和特免，反爲便宜呢。爲顧慮實際目的起見，則那些在保護稅率之下致富的工業公司便常常慷慨地捐資到黨的競選箱以「保險自己反對自由貿易」。黨因收集了這類黑幕稅項，結果就會保護賭博，賣酒，和各種形式的罪惡。當然，在任何時候任何政黨所募集的這類款項的範圍之核實，是不可能的。不過，據確鑿公文的證明，則在不遠的過去中，黨底競爭箱的巨大款項乃來自政府對於那些破犯它底法律的人物之保護。

有時，那些爲政府行動所影響的私人利益者却獻出金錢給政黨以求恩惠，或者免去那些真正爲公共利益而籌設的規條。有時，他們也被逼于接納這項「打單」，因爲黨底領

袖恐嚇他們：如其不服從，則將製出懲罰之立法。常常他們會貢獻金錢于兩個領袖的政黨，志在求得「朝廷上的朋友」而免于失敗。

如其離開了經濟的領域而就社會心理的領域，則我們探求黨底力量的源泉，便會站在一個較少穩當的地基了。不過，社會心理對於形成政治組織的勢力，也未嘗無其相當因素。自托士貴威利 de Tocqueville 時代起至比利司時代止，外國底觀察家曾批評美國人天生以善于組織各種會社。誠然，合衆國有幾千集會所和友愛的會社，有無數政治的，社會的，慈善的，宗教的，和改革的會社。如其某人不是五六個會社的分子，則他是一位孤僻的美國人了。

這種社交熱情的原因，奧妙莫明。然也許一部份因爲一種民主政治內的意見之激動。任何人若有了一種新觀念，則想要創設會社，從事宣傳之。尙有實際的利益而不容忽略的，就是會社可作商業，貿易，和各種職業之援助。也有些尖銳的外國觀察家認這種現象乃因爲「在平等學說盛行的地方，個人力量微弱，而羣衆力量豪大」的原故。因爲既以平等主

號稱而貴族爲法律所不承認的，則任何人若拒絕在平等條件上和社會其他分子社交的，則他會是一件奇怪的物體。如其他定要在一種貿易或職業上謀活動的話，則在拒絕加入俱樂部 and 會社之時，他休要希望成功。

好像一種教會或任何其他會社一樣，政黨也可以作爲一種社會俱樂部之用，一位青年男子或婦女也許可以藉此結交貴人，和謀得職業等等。政黨組織的這種社會勢力，又助成政黨本身將青年人底最好之努力和才能都收歸範圍。這類青年，雖則不是缺乏理想動機，然而怎能無陷于嚴酷的生存競爭之壓逼呀。在有些城市，一位在法庭實習的青年律師很容易成了爲這些主席法官所隸屬的這個政黨底一位重要的工作人員。一位執業于一所共和黨佔大勢力的北方區域的民主黨醫生，若是誠實地贊助他自己底政黨的，則他底醫務前途的發展，會無疑地多少受到阻礙。同樣，一位敵對的共和黨律師在南方城市執業，則他底醫務很會受到限制。無可思疑的，政黨統治的這種陰險勢力，會較之那種見得到的勢力爲大。

報紙和宣傳的勢力，也是同等欺詐。差不多一切報紙都是同政黨結納的，甚至那些宣言獨立的報紙，都是爲與政黨結納的人物所統治。大多數政治社論都帶着黨的偏重性，或者是志在黨的利益而寫的。甚至新聞都多少受到黨底意見塗了顏色。對於事體的側重，排在爲首地位和佈置的方法等，都反射出黨的壓力。尤其是當競爭時期，一切政治空氣都付託于宣傳力，——文字的，和口舌的。甚至關於候選者的有損或有利的閒談，都像旋風般掃過黨底俱樂部和組織。某人曾說：『就是一種大的政治的嚙嚙蜜談的走廊。』

最後，但不是最小，給政黨以勢力的一種有效力之方法，就是這副機器施于投票者的援助。黨底領袖和工作人員以很多慈善行爲以惠這輩貧窮的投票者。他們替他們籌設種種旅行，郊宴，音樂會，慶祝會。他們援助失業者在私人公司中或在政府部份中找得工作。他們替那些疾病和窮苦將被人驅逐的人結租。他們爲那些論于困境的人出席法庭，常常對縣知事說一兩句好話，便拯救了投票者不致入懲戒場，或更劣的刑罰。他們在聖誕節時送禮給小孩子。總言之，他們是他們各自鄰境底最關心的慈善委員。我們知道：在極端需要時



的一句慰藉之說話，和一點微錢，常常會勝過一篇高談雄辯的講經說法。因此，政治經過政黨組織的運用，便成了一種嚴重的和有主意的活動力。它日夜地動作，它是有忍耐性的。它必得到它所能的東西，它永不放寬的。

## 第二章 聯邦黨和共和黨的對壘

將美國政治史劃分為三個時期，而以黨底名目的變更為這種分野的基礎，這是慣例了。根據這種方法，則自憲法形成以後，曾有過三次大的黨底對壘：聯邦黨和共和黨對壘（一七八九年——一八一六），自由黨和民主黨對壘（一八三〇——一八五六），共和黨和民主黨對壘（一八五六——現在）。雖則這項紀年不過是約莫的，然它實供給了有用的年代之線索。

然，這種分野不是嚴格的，而祇為方便起見實則在黨底勢力的源泉中，在政策中，或者在意見中，都不曾有過尖刻之歧異。適得其反這三次對壘不過祇是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時代所發生而直至今日都無間斷的那一種不可開交的衝突之三個狀態罷了。

聯邦主義者的策略

這第一次對壘——聯邦黨和共和黨——是多或少直接與這種聯邦憲法的組織和採用之爭辯有關的。

一般權威者都承認：最贊助這項憲法的是商人製造家政府保結的握有者和其他「海岸城市及稠密居民的區域一帶」的有實質財產利益之人物。他們同樣承認：反對派則大多數是內地農夫、債務者，和比較不發達的地方之人民。

因這種憲法爭辯而起的情緒，直至到一七八九年第一次政府組成了以華盛頓為總統和這項新制度的許多贊助者就任于政府底行政、立法、司法各部門之時，都不曾泯滅。新制度的提倡者，以第一任財政總長亞歷山大漢米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 為首領，不久便以聯邦主義者的名義見稱于時，成就了許多經濟策略。這些策略，後來便劃分這個國家成兩個有勢力的黨。總括說來，這些策略就是：

1. 償債國債。將「全洲國會」當革命期間所發出的一切舊的保結，執照和其他欠項的證據收回，而另發出實際價值的新保結給這些領有者。

2. 負擔各州的革命債。聯邦政府也收回各州的革命債，而發出新的聯邦保結以代之。就是說聯邦政府擔承起各州的債務，而將這項債務加入全國底總債項下。

這兩種運算，即還債和負擔，實極大影響于各階級和民衆的荷包。在漢米爾頓未履事之前，則革命期間所發出的這些舊的保結和鈔票，每元祇值價一角至二角之間。因為全國政府和許幾州都不克贖付它們底債務。當時局動搖，人心皇皇的期間，有大部份這類紙票為投機家從領有者手中以低價買去，以圖獲利。到後來，因聯邦政府有還債和負擔之舉，便增加了這項賤視的債票之價值，達到約莫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總數——這是那個時候的一筆巨款了。為籌措金錢以還債債務的利息起見，則聯邦政府勢必由人民中加重稅項，他們大多數都是農民而非保結領有者呢。

3. 保護稅率。聯邦主義者網領的第三種策略，就是將會和美國產物競爭的入口貨重徵關稅，這樣以保護美國工業。漢米爾頓公然主張一種保護性的精緻制度，不過他底計劃沒有全部被採用。一七八九年通過的第一次國課單，是種溫和保護性的，然漸漸地便加

上其他保護的羽毛了

4. 「合衆國銀行」在漢米爾頓領導之下，國會便設立一間銀行公司，授權它去籌措一大宗資本，其中四分之三是成自新的聯邦保結。和更許它以發行貨幣及辦理一般銀行之事業。

5. 一種固定的全國貨幣。在新憲法之下，各州要停止發行紙幣。現在爲法律規定的這種合衆國底金幣和銀幣，便變成這個國家底金錢，祇有這間「合衆國銀行」底鈔票可以同等流通。

6. 分別嘉許美國船務。爲獎勵一種美國航業之建設，國會便規定：凡外國建造和外國領有的船之噸賦稅，應該比美國船之賦稅高五倍。此外，尙有其他特許以惠本國船務，尤其是對於那些經營中國貿易的。

7. 國防。國會之創設一種海軍和常備陸軍，其用意不光在於防衛國家以抗外國仇敵。海軍很足以保護在各大海上的商業，而陸軍則可鎮壓像在一七八六年曾于馬昔差

錫Massachusetts 發生過的這類暴動。(譯者按：這是一次反對「富豪和優裕者」的羣衆暴動。)換句話說，在這項海陸軍建設的進行中，其經濟因素實與愛國心同等。

8. 外交事件。當「法蘭西革命」在歐洲爆發之際，華盛頓政府大部份爲漢米爾頓所鼓舞，坦然同情于英倫而反對法蘭西。它認定舊世界的這種競爭是兩種勢力的衝突：一方面爲財產和秩序，另一方面爲民主政治和安那其主義——實際上和國內底政治紛爭是同一意義的。

#### 反對派的興起

以上這些策略，不是理論上的趨歧而已，它們是勢力上的行爲，實波及各團體的眼部，影響到財富的分配，和各階級在政治上的重量的。排在前頭這六項的，的確確直接累及市民底經濟利益。

在這些法律之下，則有大家金錢給與那些政府保結的握有者。平平庸庸的人物，一朝便變成暴富，在這些法律之下，則「合衆國銀行」的股董，在他們底投資上獲得重利；保護製

造家跑進一個繁榮時代；商人放債主者則爲固定的貨幣制度及適當的司法助力促成他們在國內各部份進行順利。在這些法律之下，便是徵收重稅以付保結的利息和維持新政府。

這些東西是否剝削了其他階級，尤其是農民，以惠一般特殊的受恩者？抑或因這些辦法而生的這項增加之生產實足償這種苦痛而有餘？關於這一點，則經濟學者各異其說，而歷史家不能正確地解答這個問題。

然而，無論如何，大多數美國人所下的結論都是：聯邦主義者的策略事實上將金錢移交過投資者，製造家，和一般資本主義利益者，而剝削了羣衆——羣衆的大多數是農民和栽植者。一位喬治亞 Georgia 籍的國會議員訴說：「這一種『國家銀行』的計劃，祇志在利乎合衆國底一小部份的人，即商業利益者；至于農夫，鄉民等則得不到利益。」一位華戰那 Virginia 籍的國會議員泣說：對於鋼的保護稅率，將成爲「農業的一項苛剝稅，雖則是間接的。」另一位華戰那籍的政治家則抗議：「這種遠債制度無非志在遂成這間『銀行』」

所竭力籌劃的這兩項目的，即：（一）積聚大財富于少數人底手中，（二）一種政治的鑄金機器。」

迨後，那些對漢米爾頓綱領抱反感的市民便組織起來，開始則爲反聯邦主義者，後來則爲共和主義者，在謝化臣 Jefferson 領導之下。謝化臣在職業和意見上，都很適宜于這種任務的。

謝化臣是一位栽植者，故很熟識一般農業的利益。況且，他相信和公然官稱：『地球上  
的耕耘者乃是最有價值的市民，他們是最精壯的，最獨立的，最善良的。他們對於國家和國  
家底自由與利益是最息息相關的。』在邏輯上的關係，他，不免輕視創造都會羣衆的商業  
和工業。他斷言：『大城中的下流社會之貢獻于純潔政府，一如瘡痛之對於人體的氣力。』

因爲懷抱了這種意見，故謝化臣便站出來擴大他底鬥爭以反對漢米爾頓底資本主義的策略。他直接向國內的農業者裏作強烈之號召。當他底政黨組織完成之後，他驕傲地說道：『整部地產的利益是共和黨的。』



當謝化臣談到從對方攻擊他的那類聯邦主義者之時，他便指他們是包含一切的聯邦官職領有者，『他們通通想做官，他們通通是懦怯人物，願意處于獨裁政治的平靜裏而不願意躍身于自由的洶湧波濤，他們是不列顛商人和以不列顛資本而貿易的美國人，投資家和銀行及公共款項的握有者。』

謝化臣底政黨，因號召于農民和一般羣衆以反對較大的資本主義利益者故當免不了地採了一個普遍的民主的目的。這是和他底理論相符的，因為他認定一切帝皇，僧侶，貴族，和其他歐洲的統治階級會造成他們底國家充滿着貪乏和悲慘，和使這個世界爲無用的戰爭所騷亂。他解釋：這些普通人民，若給他們以自由，則在他們自己管理之下，會比較在任何統治階級之下爲快樂。

關於他們底經濟上之爭論，則謝化臣黨更加上一項憲法上的理論。他們宣言：憲法并不給國會以權力去創辦一間銀行，去替製造家規定保護稅率，和去通過其他幾種爲聯邦主義者所保養的策略。這是對這項憲法的一個『嚴格的釋義』，就是說：國會的勢力被狹隘

地解釋，而各州的權力却寬大地解釋。雖則創製這項憲法的大多數主要人物都在聯邦主義者的範圍內，然他們仍被謝化臣們斥責為破壞了正正是他們懷抱了和採用了的這項基本法律呢。關於這一層，便起了對這項憲法的「真正意義」和「各州的權力」之字義上的戰爭。這種戰爭在美國政治辯論歷史上佔據了很大的地位。

除了國內問題的紛爭之外，還有關於外交政策的意見之分歧。正在華盛頓于歡呼聲中上場的那個春天，這個「全級會議」Estates General便在凡爾塞 Versailles 開會，開始這本「法蘭西大革命」大戲的第一幕了。一七九一年便實行了一種新憲法，而帝皇底勢力被實際破壞了。下一年，則第一次法蘭西共和國建設成了。一七九三年，則路易十四 Louis XVI 被殺，和宣佈對英倫戰爭了。這些事情都為美國底市民所極端關心矚目的。居民中的較急激分子，正因了他們自己對喬治第三 George III 的勝利，滿意地回憶起他們底祖先正法之查理士第一 Charles I，便乘機去慶祝另一位統治者——法蘭西君主——的死亡了。一七九三年便臨了一個嚴重時代。當時法蘭西請求合衆國去完

成一七七八年的條約以報答美國人和英倫戰爭時法蘭西人所給與的這種協助。急激派便想公開地或祕密地援助法蘭西之對英倫戰爭，但華盛頓和他底保守的贊助者却拒絕投入歐洲紛爭的旋渦。因此，美國人因了外交政策便分開爲兩個鬥爭的團體；不過這次分野，其主要上還是沿着聯邦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對國內問題的抗爭所已劃成的這條綫。

#### 聯邦黨和共和黨的戰爭

因爲這些反聯邦主義者慢慢地由一種單純的反對政府派而改組成爲一個固定的黨名爲「共和黨」時，則這個政府的許多要人以漢米爾頓，約翰制 John Jay，和約翰亞丹氏 John Adams 爲領袖，也便開始在「聯邦主義」旗幟之下，爲着政治的交鋒而組織起了。在第三次總統選舉時，這種黨的對壘便完成了。共和黨底領袖謝化臣便被斥爲一個無神論者和主廢階級者。至于聯邦黨底候選人亞丹氏也爲他底敵黨罵爲「保皇黨」了。這次競爭非常利害，亞丹氏之獲選僅多了三條選舉票罷了。

當亞丹氏執政期間，聯邦黨完全失却信用。共和黨底報紙將一切青黃黑白的詬罵都加在總統的頭上和一切聯邦黨人的頭上。結果，致令國會通過了「外人法令」和「謀叛法令」——第一種則授權于總統去驅逐有些被認為有危險于本國底治安與和平之異邦人，第二種則認定凡攻擊聯邦政府底任何部門的言論都是一種罪惡。

在謀叛法令之下，許多共和黨人，因對政府有毫微之批評的，都遭了嚴酷的懲罰。例如謝化臣底一位朋友卡倫特 Callender 因說過：「亞丹氏先生祇是完成了為華盛頓所開端的這一幕醜行劇」而罹于罪。在文字和精神上，這度法令都似乎違反了聯邦憲法對於報章言論的自由之保障。無論如何，這兩度法令實喚起了著名的康德士基 Kentucky 和華戰那 Virginia 的議決案，和實使到那些略傾向于民主政治的人物都深信聯邦主義是建設一種政治暴腐的意思。于是，聯邦黨的葬鐘響了！謝化臣在一八〇〇年便為大多數的選舉票而當選。

一般人都歸咎于這些聯邦黨人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對人民懷惡意之政治哲學。一般

都設想爲漢米爾頓曾說過：「噫！這些人民是一隻大畜生。」——好像憤怒地說出來。

然，這種歸不啻是完全正確的。當然，有些爲聯邦黨所吐露出的情緒就是那些擁大財產的人民之共通情緒——即所謂高尚和清潔之情緒。不過，這裏還有不信任「這些人民」的實際背景在，而非盡是與生俱來的。當革命時，「這類下層階級」曾給愛國主義的右派以難堪，恐嚇要傾到這個國家底新船，在它未下水之前真的，獨立未獲勝利之前，在愛國者他們自己底衝突中曾流過血呢。

對於那些贊成服從英國而嘲笑獨立主義的人物，一般羣衆在意見和行爲上都當然是鄙惡之的。在右派愛國者底心目中，則對於不克支付一七八三年至一七八九年間的全國和各州的公債之利益，對於拒絕去補助和保護美國底工業，對於一七八六年在馬昔差 錫 Massachusetts 地方反對「富豪和優裕者」的這次暴動，和對於政治機關的其他各種騷亂，這一切都應歸這種新的民主政治負責。因此，當聯邦黨人咒罵一般人民之時，他們不光是表現一種守舊的天賦品性而已，他們實在還有其傷心之經驗的呀！

### 第三章 謝化臣黨的二十八年

由一八〇一至一八二九這二十八年中，都爲共和黨Republican Party的總統佔據了「白宮」——謝化臣，馬狄臣，門羅 Monroe 和約翰均誓亞丹氏 John Quincy Adams，——和除開了在開端時的那個短期間之外，他們都爲同黨的分子在國會中給予極好之贊助。當這個時期，那個有全國組織的聯邦黨 Federalist Party 便作其纏綿的死亡了。直至一八一六年它還繼續選出候選人，但自這次失敗之後，它便絕跡于國家舞台了。這些活動的聯邦黨人，因喪失了他們自己底藏身之所，于是跑入共和黨的組織裏，和盡力去使共和黨趨于他們底方向。至于那些老代的不食周粟者流，便含怒于他們底篷帳內，痛悼他們所下台的那些災難之日。

然而，共和黨人雖則領有了政府的權力，但不能操縱自如地去使他們底政策見之實施。當這個時代底一半有奇之日，歐洲各國都從事于這些蹂躪的拿破崙戰役，因而障礙

了美國農產品之輸入歐洲。和在一個短的時期，合衆國是和大不列顛交戰，共和黨人因爲沒法應付外交事件，故通于採用許多非他們甘願的計劃，至少是和他們底誓約相反的。

### 共和黨的經濟策略

在共和黨人所最費討論的，莫過于國債一事。極左派的分子曾爭論爲這項國債應該拋棄，因爲無數兵士曾爲革命主義而犧牲了生命，那末，財產領有者也應該犧牲他們底財政之捐資。當然，持這種極端意見的，爲數不多；不過究竟是有些人主張過的。而聯邦黨却指定這是共和黨人一般的觀點了。共和黨的中派反對拋棄，但認爲在漢米爾頓所採用的這項豐裕的條款中，應該減少一些。結果，則所有共和黨人都同意于：無論如何，這項國債是納稅者——他們的大多數是農民——的一種負累，它是國會中的一種投機和腐敗的泉源，和應該盡力趕快把它全部清結以杜後患。

因此，共和黨便盡力趕快付清這項國債。然當他們正在妥善地撲滅這項國債時，他們却于一八一二年和大不列顛起了戰爭，因此又逼于去增加之。

漢米爾頓底第二種大的政治制度，即這間「合衆國銀行」同樣受到共和黨的攻擊。關於這點，沒有任何妥協。在一八一一年，即這間「合衆國銀行」二十年期限的最末一年，因特權證已滿約，故共和黨便拒絕去更生這種大的「金錢勢力」之生命了。於是，銀行事業遂轉入爲各州所設立的許多銀行的手裏，而這些各州銀行公司的紙票便充溢全國，它們有些是好的，但許多是壞的。

如其當時不有一種危機發生，則共和黨也許會堅確地始終反對這間「合衆國銀行」的任何復活。但當和大不列顛交戰期間，他們底力量實覺不能支付這筆戰賬。這次戰爭是反乎商業階級底意願的結果，則他們勢必要在兩條路中，任擇其一：若不投降於那些已在波士頓、紐約、和費城 Philadelphia 等商業中心躍起了的私人銀行，便要建設一間在他們自己統治下的半政治的政府銀行。在這種狼狽情形之中，他們自然採用居後這項計劃。故於一八一六年，一個共和黨國會便設立了第二次的「合衆國銀行」，而一位共和黨總統便承認了它。左派的分子反對這項行動，和糾集同志去對這種新的「金錢勢力」宣



戰。我們將來便知道：他們竟分裂了這個黨，和破壞了這間銀行。甚至中派和右派的分子都承認這間銀行祇有在挽救他們底政府免淪於更劣命運的這件事中纔是必要之方法。

在共和黨行其稅收綱領之時，一八一二年的戰爭便出人意外地爆發了。他們曾厲害地反對聯邦黨底這項大落在土地上的直接稅，反對他們底國內稅，而尤其是酒稅，這是影響於無數沒有自己底蒸酒的農民底荷包。故共和黨人一自執政起來便即刻減低，和廢撤，直至到將這些直接稅，國內稅等削至幾等於零。這類最不利於農業的負擔，差不多會完全滅跡。至其中有幾種，則在對大不列顛宣戰後，不能不復活。因為戰爭需要金錢，而一定要有些人付給這項金錢的。然，乃然很可以這樣說：若無環境的必要驅逼這些共和黨政治家去選擇另一條路，則他們還是要繼續竭盡力量去完全停止那些不合農業者底口味的稅項的。

關稅率單也同樣趨入了戰爭的需要。在聯邦黨之下所訂立的那些關稅率僅屬於談談的保護性質，因當時漢米爾頓底極端綱領曾為國會所拒絕。所以，當共和黨上場時的現

行關稅率是輕的，和又要供給大宗國款去清付這項可恨的國債，故共和黨人於關稅率上沒有弄出多大的變更。

反之，更有不幸之現象發生，即歐洲的各次戰爭，一八一二年之戰爭，封鎖，和種種蹂躪實破壞了美國底農民和栽植者底一切產品，不能自由輸出海外。眼見着產物在他們自己手上腐爛，和因缺乏市場之故而致價格低落，所以，爲甚麼不可以謀一個國內的市場呢？這個問題應時而出。製造家便是同情於這種意思，和獻議替田莊及植地設備一個國內市場，如其他們能夠得到充分的保護以抵抗國外競爭的話。

雖則有左派的高聲抗議，然共和黨人終於一八一六年採用了一種保護稅率單。這會令漢米爾頓歡舞不置的，如其他他能夠親眼看見這種現象。經一番長久辯論之後，一位南卡羅連那 South Carolina 的栽植家卡爾甸 John C. Calhoun 便在國會中恒護這項保護稅率單，根據於它可以替田土的產物設備個一市場。而最有力的反對乃來自新英倫 New England，那裏的船務利益者都屬經營多利的運輸商業的，故不願意因高的

稅率而減少了外國的入口貨。這個事情是屬經濟領域的，但局面已改變過來了，我們將來便會知道：當環境變更了的時候，則栽植者和農夫是能夠改轉他們底稅率政策的，因他們無時不以撫育土地為懷呢。

土地——謝化臣黨底利益的泉源——也塑成了當這時期為共和黨所製出的其他兩項政策。一八〇三年，他們由拿破崙處購買了這段路易先安那領土 Louisiana Territory，這樣可以加添了充分的土地以滿足農民和栽植者一世紀或多過一世紀之用。因為階級利益的關係，故海岸一帶的財政的和商務的聯邦黨人便反對這種購買，根據於它會不久便造成西部和南部的農業利益者去統治國家。可是，這種統治正正是共和黨人寤寐以求的，而他們在國會內又佔大多數席，故這項購買條約終於批准了。

土地問題同樣牽入了一八一二年這次戰爭的旋渦。根據於平常的教科書所說，則云這場戰爭的構成，乃在於擁護美國權利以反對不列顛在海上的蹂躪。但柏勒教授 Julius W. Pratt 在他底一八一二年的擴張主義者一書“Expansionists of 1812”已然毀

壞了這種理論了。商業利益者是一般地反對這次戰爭的，栽植者和農夫却贊成之。其最後的結果會是替栽植者歸併兩部科羅利達 Floridas 和替農夫歸併加拿大。在計劃中，則大不列顛底在前綫的印度安聯軍能被壓制下去，而一般開墾者便能夠在美國文化的緣邊以安然宅處的。不過，因為不適宜的軍事準備，這項計劃遂歸失敗。

實情是這樣：共和黨人并不信任一種有力的海軍和一種有力的常備陸軍。在謝化臣底眼中，則一種海軍便是一種浪費的聯邦黨底詭計，無數農夫和栽植者要納稅以支付軍費，祇是保護了美國航業家在各大洋海的財產。

因忠於農夫的授命，謝化臣便也畏懼一種常備的陸軍。他以為這是浪費的和非必要的，因為一般團練軍便能夠賴之以維持秩序和鞏護國家。故，雖則謝化臣活潑地運用了海軍，和以之對付野蠻之海賊曾奏實效，然他和他底政黨對於這種國家的常備陸軍却有減縮而沒有擴充。故於一八一二年這次戰爭中，不克達到他們目底的，實在意料之中了。農夫們究不能認識到銀行業和戰爭是兩種專門業而非一朝一夕所能學成的呀！

總言之，我們能夠說：共和黨人是忠於土地的利益，這是他們在政治上坦白地保護的。他們之有時隨學了聯邦黨底步調，大底多數因為忠耿之故致不惜委曲求全，而非因於任何良心之改變的。

### 共和黨的政治理論

在分治理論的發展上，共和是極其直截平白地進行的。在儀式方面，他們是平淡的。因種種關係，聯邦黨則會要鋪張揚厲他們底政府。他們中許多是舊日的保守派，曾俯伏於帝皇及教會的面前以為榮幸的。當喬治皇帝的時代，他們中有些是富豪而懶惰的和不能想出任何事情會快樂得過總統的跳舞會，歡宴會等的。另外有些抱實利主義的，則視絃耀品，金帶，花邊，黃銅扣，發光的小金物，馬髮，和盛眼等為威嚇「下流社會」之具，使他們尊敬政府，使他們五體投地。至於謝化臣底黨徒則有許多是在民衆中，即為聯邦黨所呼作「下流社會」中的。和因農夫一向是不關心於禮儀的，故共和黨人實力重樸素，和撤廢了許多為華盛頓和亞丹氏所設立的禮儀，成規。謝化臣有一次寓於一間普通寄宿舍，步行至議事廳

以行他底就職禮，謝化臣式樸素，成爲以後幾代的一個大的口號，雖則謝化臣一生中大部份過的奢華生活。

這種樸素主義，事實上很契合於謝化臣底那種更大的信條，即「政府愈少則愈妙」——這同樣是一種切合於這個國家底原始農業生活的信條。謝化臣感到他底這一點政治哲學尚有令人懷疑之處，故正當就任伊始之一日，便謹慎地說一篇完滿的演詞。除了嘉許宗教自由，多數律例，報章自由，「獎勵農業和獎勵商業以爲農業底侍從」，宣播消息，和「以民事超越於軍事勢力」等之外，謝化臣還明晰地解釋他底政治理想：「一個將必禁止人們互相侵害的聰明而儉約之政府，在另一方面將必任其人民自由去管理他們底對於工業知進步的追求，將必不從勞工的口裏取去它所獲得之麵包。這就是良好政府的價值，這對於造就我們底幸福是必要的。」喚言之，這裏就是任放主義的整都福音，就是無治主義而十分適合於簡單之農業的。

共和黨爲求言行一致，便保護知識上的自由。他們昔日在聯邦黨手中底「謀叛法令」

之下會備受苦難，故臨到他們執政權之際，便拒絕去利用以前曾為他們咒罵過的這種壓制輿論之法，直至到當時的奴隸受一種煽動所威嚇的時候，纔無可奈何地取締輿論了。

——因奴隸<sup>制</sup>為當時栽植制度底勞工的基本。

和他們底一般理論一致但也是立於實際基楚上的就是共和黨關於司法制度之信條。謝化臣因信仰多數律例之故，便認定聯邦司法制度之賦有能宣判國會底法令為無效的這種權力是荒謬和違背憲法的。照他解釋，則這就是一種替政府底立法和行政部門去指令法條的權力。

事實便隨理論而起。因一位大理院底聯邦黨的法官森姆啓司 Samuel Chase 是特別積極在法庭內詆斥這項「危險的民主政治主義」的，故共和黨人曾試以彈核方法驅逐之。這種努力被上議院戰敗之後，則他們更深信要反對這種所謂「司法最高權」了。就算他們曾有放鬆的趨勢之表示，然也為一位剛強的聯邦黨之總法官馬疏爾 Marshall 底態度反對各州權力的議決所再次激怒了。這位總法官是聯邦黨人推擁上台的，正當謝化臣

執政了一任之時。

不過，在政治理論中的一個重要之點，共和黨人實行上是違背了他們自己的。當他們正在反對漢米爾頓底經濟綱領之時，他們便主張憲法應該作嚴格之解釋，和主張聯邦政府不能幹出任何爲憲法上沒有明顯授以權力的事情。但，臨到他們自己行使職權之際，他們就好像忽略這種觀點了。憲法上當然絕對沒有談及購買領土之事的，然共和黨却極其歡欣地購買了路易西安那。謝化臣也認此舉爲不合憲法的，但律師們却在『總統和上議院有權締結條約』這一段中尋出一項論據。無論如何，這是以放任之眼光去尋出的啊。

勢易事遷，報應循環，曾一度爲寬縱的釋義者之聯邦黨人今日對於憲法却持嚴格之觀點了。因爲他們居於反對派的地位，故差不多一切共和黨的事情都認之爲『非憲法的』——例如封港口喇，路易西安那的購買喇，和一八一二年戰爭的徵兵喇。如其從字義上去審讀他們底演詞，則他們是在痛心憂慮這項憲法會爲共和黨人底自由解釋所強姦呢。有鑑於兩方政府對於政治理論之反覆，則一位犬儒學派者會說環境實可轉移意見，



而漫笑律師們底憲法辯論之爲多事了。然而，一種較平允之判斷會是這樣，即我們對於爲我們所贊許的那些舉動和對於爲我們所厭惡的那些舉動，會本能地持異樣之見解的啊。雖則共和黨人執政之時在他們底憲法理論上未免有一些『寬縱』，但他們至少供獻了一項公正的政治信仰之條目，即是指總統不應該任兩屆以上之職這種主義。雖則華盛頓也曾推却了第三任，——但他這一舉不是因他認定這是非憲法或者於政治知慧有違反的事實在於他曾爲國家服務了很長久的時期而有優裕靜養之必要了。謝化臣至一八〇九年也很疲困，和無論如何不願就第三任了。可是，他因此却造出一種哲學，他說：『華盛頓將軍造成任職八年之後即自動退休之榜樣，我將步效他。我希望將來弄成一種習慣去抵抗任何個會圖謀延長他底任期的人物，也許將來會以憲法之一次修補而製定這項條目。』

田舍式的樸放，素任，意見自由，對於司法制度的一種譏評之態度，對於憲法的一種嚴格而取巧的解釋，和這種第三任主義，——這些就是謝化臣底共和黨的事業中之幾個主

要的政治項目了。

## 第四章 國家共和黨（自由黨）和民主黨的對壘

### 變更的經濟制度

當共和黨至尊的這個長期間中，發生了幾種基本的經濟變更，增固了這個黨底左派。這幾種大的變更乃與西北領土的拓殖，棉植擴展至西南，和爲機器所造成的這種東部工業的革命有關係的。

在這種進行中，均勢局面由沿海各州而移至西部了。康德士基 Kentucky 在一七九二年加入了聯邦，坦尼司 Tennessee 則在一七九六年，奧嗜與 Ohio 則在一八〇三年，路易司安那則在一八一二年，卽地安那 Indiana 則在一八一六年，意連奴士 Illinois 則在一八一八年，米司色比 Mississippi 則在一八一七年，亞拉賓麻 Alabama 則在一八一九年，和米疏利 MissOini 則在一八二一年相繼加入聯邦了。

在這些西部各州中發生了一種經濟社會的形式，爲世界歷史上所從未發現過的。一

個遼闊的區域遂爲那些強毅不息的開路先鋒所拓殖了。他們從而越山，斫林，造屋，和建設家庭。領有了這個世界的品物，則他們大部份在物質上是相等的。獲取土地，殊非難事，一位儉約勤勉的農夫和地底家庭能夠優然享受一種簡樸然是健康和獨立的安適的生活。實際上，每個白人都能夠投票的。在這些木的小屋裏便發展了政治思想，與爲東部的富商或者乞狄臣 Hudson 一帶底領地內的貴族大地主所採用的政治思想根本不同的。

故在西部，謝化臣底平等理論便好好地實現出來。因爲農夫享受的是簡單的生活，故政府之于他們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任何人都能夠就郡官、路政監督、各州的查賬員、或總督等職。因爲做官的職務容易明白，和官員的俸薪尤其是引誘了那些操作斧犁而求麵包的人。故西部的住民便懇切地抓住了這種官職的短期和輸流之主義。

需要資本以發達他們底財源和設備交通的方法，故這些西部人民常常是金錢市場上的貸金者。因寰境的必要，他們勢必大部份靠倚于東部的銀行家以求信託。和因爲距離商業的中心遙遠，他們勢必要在他們底借債上給予高度之利息。當旺盛的日子，他們可以

勉強應付；然當生意減色之時，則他們淪于苦難了。他們自然地要找尋一種困難的救濟方法。結果，認爲救濟之法在于貨幣的增多——也許是利用國家銀行的方法去賦與他們以發行信用票之權。以這樣一種計劃，他們希望能夠易于付債和能夠替他們底產品造成較高之價格。——這些便是經濟的運用，使他們變爲那些債權者和購買者的對等人了。

在政治上與這種西部的發展有同等意義的，就是南部農業制度的經濟革命乃爲紡織機器和軋棉機之發明所造成。因爲對棉花有異乎尋常之要求，所以隨着而要求更多的土地以便耕種，和要求更多的奴隸以作勞工。奴隸居民在很快地加增，和金錢慾望便製上了這類握主權的栽植階級，像它曾襲上了新英倫的那類工廠主人一樣，在那種舊栽植制度之下，主人和奴隸一代一代都同在一塊兒居處的。爲一種多少的族長關係放寬了奴隸的縛帶。但，在新制度之下，奴隸便成羣地工作，不復有和以前一樣的仁愛之待遇了。和謀利的動機又無孔不入，故今日的奴隸便被認爲一種「實在的家產。」

當這些多事之年，東部即爲西部和南部一樣正在變化着。在殖民地時代所設立和

在一八一二年戰爭後便爲保護稅率所撫育了的這些新英倫底和中部各州底工業正開始其特殊的行程了。大幫機械家帶着剛纔曾在英國工業中造成了一種革命的這些機器計劃由英倫跑到美國了。一八〇七年，富爾頓 Fulton 便在乞狄臣地方開幕了蒸汽的運輸。遙遠和廣闊的村落便爲蒸汽的魔術擴展成爲製造的中心，從歐洲移民而來的這種潮流敏捷地高漲了。許多僑民便在新式的城市中建設家庭。由一八〇〇至一八二〇這二十年當中，波士頓的居民差不多增多一倍，而紐約的居民則由六〇，〇〇〇增至一二三，七〇〇。因爲有東部各州底憲法對於參政權所規定的財產資格之故，許多僑民和本土的工人在開端時便被剝奪了投票之權。但，當十九世紀底起首三十年尙未曾過去，而這項參政權的限制已爲社會一般的鼓噪所破壞了。

積克臣的左派運動 此運動係即形，成民主之先

這裏有種種改變了的社會條件，令到一八二五年的合衆國之異於華盛頓時代之合衆國，一如戈皮定 Cobden 和白賴德 Bright 時代的英倫之異於波連保祿克 Boling

broke 和窩爾波利 Malpole 時代之英論，今日已經形成新英倫和中部各州底財政的及工業的利益者爲一方面，而勞工階級，西部的農夫，和那些主要爲應不列顛市場的生產棉花之奴隸領有者爲另一方面，互相對抗了。

一八二八年，出現了一位中流砥柱，他真奇怪得很，好像是代表這三種不同之分子的，——勞工階級，農夫，生產棉花的奴隸領有者。這就是安特摩績克臣 Andrew Jackson。一位坦尼司的居民，一位勇敢的戰將，因他戰敗英兵于新門利安 New Orleans 和賦有那種他自己稱爲保護「人民的權利」之英雄氣概，故聲望甚重。因勝利地獲選了，和覺得自己背後有這種民衆擁護的無敵之力量，故他便開端了一種雷厲執行的政策。這項政策似乎在一個時候曾把政府底地位由「議事廳」而移于「白宮」裏。他對於憲法規定下的總統之權限，乃以極其荒誕的玩視態度視之。他開除那些舊日的掌持官職的「貴族」，絕不顧到情面和環境，而把這些位置給與他底朋友和贊助者。他把那些有力的財政利益者底喉台，即這個「合衆國銀行」來破壞，雖則反對之聲起自國會；和當南卡羅連那發生了反對聯

邦法律於其區內施行之時，他便發出轟烈之宣言，表示他是一位國家主義的堅忠擁護者，而反對各州的權力。當他底兩任政府期內，這類共和黨人便漸漸地放低了他們底舊名而驕傲地帶上『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這個徽號了。——這個名詞一代以前乃屬安那其的特質，而為當代的大多數有體面之人物所憎惡的。

簡而言之，積克臣乃土地主義的南方和西方之一位代表，而為東方的勞働階級所懇切地贊助的。他確實地站在謝化臣所創造的這個黨之左派地位，關於這一點，祇要觀他對於那些聯邦黨的主要策略和政治信仰之態度便無所用其懷疑了。

聯邦黨人除了真實地還債國債之外，還視這種還債辦法為吸引富豪人民贊助政府的一種巧妙家的永久之設計。在另一方面，則謝化臣底共和黨人會竭盡力量用清結之方法去圖斬絕這種債案，不過因一八一二年戰事的需求，又復造成國債了。積克臣在履任之第一年，即贊助以清結方法去完全消滅謝化臣項債，認為消滅的時機已到，故卒於未曾解職之前便完成了這種目的。



聯邦黨底策略之第二項是「合衆國銀行」當它在一八一一年期滿之際，共和黨人曾破壞了它。但臨到一八一二年戰爭造成了財政的苦難時，他們又便逼於去重建它了。對於這種反覆，黨內的激烈分子從不肯饒恕的。故一俟續克臣登台之後，即攻擊這種「金錢勢力」的機器了。他以行政權力的一種猛烈行使而實際破壞了它，和最後在國會免除其已滿期限的復活，這樣便結束了這項工作。

在開端時，聯邦黨的商家和政治家即堅持一種固定的全國貨幣，而以這間「合衆國銀行」的鈔票和金與銀有同等之通用。右派的共和黨哲學家反對紙幣的發行，根據於它絕無補於國家底財富，因為他們認定銀行家們得了政府的批准，祇是使用這副印刷機器以自由地製造紙票，然後以百分之六或百分之六以上的利息借給民衆。——祇是銀行家自身們底一種極有利的處理。然而，共和黨的左派哲學家，雖則尖刻地反對「合衆國銀行」的貨幣，但卻贊成各州銀行多發紙票，其理論是：如其有大家金錢流動，則能夠容易付債和能夠在較高的價格賣出他們底產物。續克臣也同樣贊成這類各州管理下的銀行。爲他所

派出的法官便設法解釋憲法，使到憲法能容許各州創設銀行，辦理儲蓄，和發行金錢，這是一種很巧妙的方法，免使憲法的規定致令各州除了現金現銀之外便沒任何合法的東西去付債。在他們底紙幣實行中，續克臣底民主黨乃離開了憲法而回歸到 Daniel Starn 時代了。

關於保護稅率，當續克臣說：「因為製造業和商業傾向於增加農產品之價值……故它們堪得政府的保育法」之時，他是和共和黨底理論同調的。但他又渺茫地加上；他們之所以堪得這得這項保育法，因為它們當時供給了「社會底需要和安適」——這就是說：一到社會已無這項需要之時，則政府殊無給製造業和商業以保育法之理了。故共和黨這一種搖動的行為，後來乃為民主黨人根據於一種賦稅基礎猛烈地減低了保護稅率而醫治了。民主黨中沒有一個人會要完全廢撤這項關稅率的，因為這樣便會造成土地的直接稅，不利於農夫和栽植者。

聯邦黨人誇「富豪和家世優越」的人物都在他們隊伍中，而續克臣在襲擊「合衆

國銀行」中，却公然成爲一位擁護「社會底卑微之分子——農夫，栽植者，和勞動者」以反對「富豪有和力」階級之戰將。

續克臣忠於謝化臣底遺教，以一種指摘的眼光看待聯邦司法制度。他拒絕去接受「大理院」這種維持「合衆國銀行」的決定，他說：「光是根據前例乃是權威的一種危險之源泉。我們不應該倚賴前例去解決有憲法勢力的問題，除非有時人民和各州的默認能夠被認爲是對的。」他拒絕去執行「大理院」底命令因而侮辱了它的，不止一次了。有一回，曾傳聞他曾說過：「馬疏爾曾造成了他底決定——那末，而今讓他去實行好了！」

#### 國家共和黨和自由黨的組成

續克臣堅執着這類意見，和在農夫及手藝者中又有如許廣遍的贊助，故儼然是華盛頓內的一位皇帝。雖然如此，而與他底政策背馳的那些私黨却穩然謀得聯合勢和力了。東方的銀行利益者和財政利益者在在恐懼一種禍患隨着「合衆國銀行」之破壞及各州銀行所發的紙幣之泛濫全國的現象而起。許多表同情於南卡羅連那底反對聯邦憲法於

其區內施行這種政策的南方黨友也憤激地攻擊續克臣，因他堅定地鎮壓南卡連那州的行動。況且，尚有一種組織完善的東方製造家之團體，他們是要將保護稅率制度擴充到超出乎續克臣底計劃之外的。除了這般仇敵之外，續克臣還造成了許多求差事的失意者，加上爲他所開除的那些舊日職官去反對他自己本身呢。在西部，也陸續有更多的人要獲得聯邦對於內地建設增進——如道路、港口、運河和河流等——的更大之允許，而爲續克臣所不同意的。

這種反對續克臣的分子最後便形成了一種新的組織，利用一種聰明的可扒得選票之方法，故他們便自號爲「國家共和黨」National Republican Party 和推出續克臣底有力之敵人即康德士基籍的亨利克里 Henry Clay 爲一八三一年總統的候選人。這個黨在那年的綱領中，便宣言贊助「美國工業的一種適宜的保護，『聯邦政府擔承的內地建設增進之一種一致的制度，』大理院底權威和司法權之保存，』和維持上議院爲『聯邦政府底一種守舊派的部門。』」

這簡直是一種爽直的聯邦黨的綱領。然，自這種綱領失敗之後，這些國家共和黨人便擴大他們底基礎。約莫在一八三四年時候，便變成一種更混雜的集團，自號爲「自由黨人」Whigs——這是由英國政治學得來的一個名稱，重在反對高級的行政特權的。站列在這種旗幟之下，他們便宣傳到每個與積克臣有惡感的人之前。

名目上，這個自由黨支持到一八五六年這次總統競爭閉幕之後。它享受過二個短促的勝利時代。一八四〇年，絕對沒有任何種主義的宣言，它竟成功於選出威廉亨利夏利里 William Henry Harrison——一位軍事英雄。經以下四載的第二次失敗（以克里爲候選者的）之後，這個黨便再次藉助於那種舊方法，即於一八四八年以另一位有聲望的英雄大伊羅將軍 General Taylor 出頭而獲勝了。不過，甚至這一種計劃也使自由黨有再一次的失敗，因爲他們底第三名軍事英雄史各脫將軍 General Scott 被嚴酷的擊倒了呢。

在一個以農業佔優勢的國家內活動，則自由黨在行爲上勢必要顧慮周詳。他們選擇

這些軍事英雄爲候選者，未免混亂了這個時代。不過，這裏所談的當然是關於自由黨領袖底心中所保育的這些策略。在他們綱領中，不過僅是聯邦黨底信條的全部或大部份之複配罷了。或許說聯邦黨底信條還繼續進行，更爲妥當。真的，許多當謝化臣治下的共和黨至尊時代和當積克臣治下的民主黨騷動時代會傲然不屑的聯邦黨人，居然歎欣於一八四〇年夏里臣這次選舉了。同時也不要忘記自由黨的這位傑出之士華士特 Daniel Webster，即被民主黨呼之爲「商人底掌上珠」的，他出身之時乃是一位聯邦黨。他底父親是一位聯邦黨人。至於他本身則忠於他的早立的主義，在一八〇四年寫出一本小冊子去頌揚聯邦主義和詆斥民主政治，這樣開端了他底政治生命。

自由黨僅守漢米爾頓底遺教在許多以政治行動而獲得的目的中，提高了美國工業的保護制。他們將言論繼之以行動。雖則一八三三年的這度稅率妥協是關於規定漸次減低稅率的一種紳士們的協定，然自由黨人則以有些特殊部份的民主黨人之幫助遇索性破碎了這項諒解。而於一八四二年提高稅率。憤怒呼聲起於栽植者中，但自由黨人却一意

孤行，好事我自爲之。

自由黨人企圖恢復第二項聯邦底制度——即「合衆國銀行」——這件事則不見得這麼幸運。不過這一種失敗，其原因在於夏里臣總統就職不久即遭死亡，而絕不是因他們方面缺乏任何意志力。他們準備重建這間「銀行」，祇爲夏里臣底後任總統以智巧制勝之。夏里臣底後繼者梯勒 John Tyler 乃一位華戰那籍的政治家，被民主黨推爲副總統。職以在南方奪取民主黨底選票的自由黨人在這項爭端的失敗，則他們底一種固定的貨幣制度的計劃也因之一敗塗地了。

暴露一種熱忱而取悅于這位總法官馬疏爾的，就是自由黨的前身即所謂「國家共和黨」出而給這種爲謝化臣和續克臣所激烈反對的聯邦司法制以精神上之贊助。事實上，馬疏爾希望克里能在一八三二年被選，這樣他便可深信一位「適宜的」後繼承覈他底位置，而自己可以安然退休了。但，續克臣的第二次勝利却使他仍居公堂，而致死神來臨時纔最後離開這個舞台。但，差不多二十年以還，華士特都獲親身擁護祖先們傳下的「良

好的老主義」以反對左派的掘地者和礦丁。

與聯邦黨有密切關係的另一種利益——商業——也穩然爲自由黨從各方面加以援助。濟助各大海的郵船這種運動就是在自由黨庇廕之下開始了，而以一八四五年三月三日這度濟助法令爲登峯造極。因爲有自由黨的贊助，故這度法令能維持和擴展。直至一八五九年一位民主黨總統布哈念 James Buchanan 乃宣布完全取消濟助美國航業利益者的這些合同。

在執行的範圍內，受到民主黨反對派的阻礙較少，故自由黨人凡一握着了總統職，便使用海軍和「州部」去促進製造品的販賣于遠東和太平洋的其他可以經營之部份。在自由黨統治之下，于一八四四年和中國重建了正式的關係。十年以後，艦隊司令比利 Perry 便開放了日本的門戶，和警告了舊世界的政府不許侵犯美國在夏威夷 Hawaii 的囊中物。——所有這些，便預先形成了威廉米傾利 William McKinley 的時代。換句話說：自由黨人相信以海軍先行而繼之以商業，和了解商業帝國的性質。



## 民主黨勝利的果實

民主黨于一八二八年至一八六〇年之間，在總統選舉中，除了兩次之外，其他通通勝利。這個時代的大部份又都是他們統治了國會，馬疏爾死亡不久之後，他們完全領有了大法院。農夫和栽植者的至尊，似乎有使前途勢力無可限量之希望。雖則這些保守的栽植者不大歡喜績克臣底民主政治之平等主義，然他們是實事求是的人，故終于堅信他們祇有和農夫同盟纔能希望他們可站在政治上以反對方興之工業主義。

在經濟行動的一切基礎上，這農業中的兩派——農夫和栽植者——永長能夠調協的。實際上，當自由黨避免一種主義的明顯表示而推出這類軍事英雄以圖擷得政府之時，民主黨却使他們底主義更進于鮮明了。

在他們底一八四〇年的綱領上，他們以極其簡淺的文字寫出土地的信條使每個農民或手藝者都能了解。他們反對保護稅率，反對再設「合衆國銀行」，反對內地的建設增進，反對公債的創立，和反對一切干涉奴隸制之行動，——奴隸制是栽植者的勞工供給力。

直至一八六〇年的每一次總統選舉時，他們底雄辯家都將這種宣言來發揚光大。

事實上，民主黨也實施了他們底誓約的大部份。對於積克臣破壞了的這間「合衆國銀行」的復活之每一次企圖，都爲他們所戰敗。在他們底一八四六年，的賦稅法中，給這項保護稅率以致命的打擊。再在一八五七年，表明他們底決斷去根本破壞這種漢米爾頓制度。一八五九年，國會命令停止了給跨大西洋的航船之補助，而使航船者知道他們不能由聯邦政府處接受這種厚惠了。同時，因爲以馬疏爾爲首的這個大理院的一切聯邦黨分子去位之後，民主黨人便繼之而起。和漢米爾頓關於憲法的理論也被全部廢撤，而表同情于各州的權力了。特別是關於禁止各州發行紙幣這一段憲法條文，復被解釋到容許各州創設銀行以紙幣充塞全國。和關於一切合同的義務之條文，也爲新的司法論證所實際破壞了。

効忠于謝化臣底反商務之情緒，故民主黨人對於在中期的許多關及以海軍去佔據太平洋及遠東一帶險要經商地點之提議，都冷淡置之。然而，不要以爲他們是『小亞美利

加」的黨徒。適得其反，因為是農夫和栽植者的政黨，他們正是領土擴張的鼓吹者，以替奴隸領有者和擁巨產者獲得更多之土地呢。他們于一八四五年把特沙士 Texas 歸併聯邦，和與墨西哥開戰，結果在一八四八年增多了無限大的土地，雖則當時有自由黨方面之反對。如其在那個時期不遭任何抗拒的話，則民主黨也許已併吞了古巴和拉丁亞美利加的絕大部份以擴固建築于奴隸勞工上的這種土地利益者了。因民主黨旗幟下有許多自由農夫不喜歡和畏懼這類領有奴隸的栽植者在他們底經營中佔着優勢，故這種由部不甚和諧的現象實加增了自由黨反對派的勢力。

## 第五章 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對壘

當民主黨拒絕贊助工業事業之際，而這些嚴重的經濟勢力乃在準備着農業和資本主義間的一種緊張的戰爭了。究竟這類經濟勢力之影響于政治行動和政黨衝突到甚麼程度呢？沒人能夠的確地解答這個問題。不過，這些經濟勢力大部份表現了那些從事于經濟貨品追求的人物底固有之活氣，這是無可置疑的。這些經濟勢力又增固了政治舞台上的「漢米爾頓華士特黨」即「聯邦黨自由黨」這方面，也是同等無可置疑的。

### 經濟位置的變遷

在東北方面，製造業和鐵道正在迅速地擴展着了。雇用更多的勞工，和增加了商業人的數目及財富。在一八五〇年，製造所，礦穴，鐵道，和各種都會事業的財產之價值大底超過大西洋與太平洋間的田莊和植地之總價值。正如卡里利 *Cattyle* 稱爲一件極大和預兆的事實。

在南部，則棉花栽植因了軋棉機和紡織機器的發展，遂變成了佔優勢之利益。以比勝于煙草、米和糖。一八六〇年，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奴隸是從事于栽植棉花。棉花的發達迅速地用盡了泥土，而驅策栽植者力向西侵，以佔據新的土地。

在西北方面，則農夫壓臨到米司色比河，要求更多領土之開拓以供那些有意的人之耕耘和自由宅居。工業的城市也有迅速的興起，即如先先尼替 Cincinnati和芝加哥。而鐵道之建設復聯絡了米司色比流域于費城、紐約和波士頓等大西洋口岸了。曾一度為續克臣底民主政治的礮台之西北方，今日正在同化于東北方的經濟制度——斬斷其與南方栽植者的血統了。

### 奴隸制的爭論

除了漢米爾頓時代遺傳下的各項爭論——稅率，銀行，內地建設之增進，固定貨幣，和商業事業的濟助等——之外，今日還投入了一種新的爭論，即關於奴隸制的爭論。一八三一年，加里臣 William Lloyd Garrison 開創了他底反對奴隸制之運動，詆斥奴隸制為

有罪惡的，不道德的，十二年之後，有一個「自由土地黨」Free Soil Party 形成了以反對被奴制之擴張于合衆國屬部，和曾三次推出總統的候選人。

然而，廢奴主義者和自由土地黨人都沒有造成了多大效果去反對這種普遍的潮流。前者從不曾創成爲一種政黨；而後者於一八五二年之競選，在四百萬有奇的總投票中，不過僅佔一五六，〇〇〇票。如其光是一個奴隸制問題，如其奴隸領有者滿足於祇在被認爲合法的各州內維持其奴隸制，則這項題目之爭論便不會淪於這麼嚴重。

然而，不幸，奴隸制不能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它是一種勞工制度，栽植的基礎，和南方貴族的泉源。這一種貴族，因他們底利益是屬農業的，故反對高的保護稅率，船務的補助，內地建設之增進，和勞種認爲有利於商業事業的方法。

況且，這種貴族因熱心於提防在華盛頓有相反之立法，故常常恐懼在國會內爲對方所戰敗。他們尤其是反抗合衆國屬部之排斥奴隸制，因爲這種政策會是建立新的自由州的「壓倒」南部各州。

南方栽植者宣稱西方一帶領土都會爲公衆的犧牲所戰勝來的，故他們從不曾認西方開闢給奴隸制爲一種不合正義的行爲。雖則他們接納了在路易先安那屬部底北部排斥奴隸制的這度一八二〇年的「米疏利和約」和這度一八五〇年的和約，但他們底最激烈的領袖們却拒絕去遵守這種協定。

他們於一八五四年終於勇敢地提出他們底要求了。在都格勒氏 Stephen A. Doi 的領導之下，又爲南方底一個堅固的代表團所贊助，故在那年國會便通過了這項「金沙士—尼比勒士卡法令」。這項法令明白地取消了「米疏利和約」和規定這兩部在那時建立的西方領土，即金沙士 Kansas 和尼比勒士卡 Nebraska，能加入聯邦作爲兩個州。有否奴隸制，則一任它們底憲法自由議訂。

### 第三共和黨的掘興

正當衆議院提出了「金沙士—尼比勒士卡」議案之後的那個早晨衆議院底許幾位議員便開了一個會。并簽定欲制遏這種「奴隸勢力」，祇有組成一個政黨以直接攻擊

這種奴隸制擴展之計劃，纔能夠成功。約莫在同一時候，於里盤 Re. Don 開了一個民衆大會，和決議應該形成一個新的組織名爲「共和黨」以應付這個奴隸制擴展之問題，如其那項議案真通過了的話。

真的，整個北部和東部，在民主黨和自由黨人中都有種種融解的分崩拆離之表示。一八五四年的春夏兩季，有許多大會舉行於 Illinois, Maine, Vermont, Michigan, Iowa, Indiana, Massachusetts, New York 一帶，都詆斥這項「金沙士—尼比勒士卡」議案到體無完膚。一八五四年七月六日，在埋次斤 Michigan 的續克臣 Jackson 地方舉行了一個全州大會，推定了共和黨的選侯者。

一個第三共和黨——他們戴着共和黨這個名目以爲號召，這個名目是謝化臣於一八〇〇年用來給與他底羣衆的，而克里又於一八三一年襲用過的，（當時稱爲「國家共和黨」）——便於一八五六年七月在費城開它底第一次全國大會，爲二月在比士堡 Pittsburg 所開的那個預備會議底通告召集的。在這次大會中，推出了弗里門 John Charles



Erromont 爲候選者。其綱領宣稱：禁止各屬部內的奴隸制，乃國會底權利和義務。就在以後這一屆總統選舉之競爭中，佛里門乃以一，三四一，二六四條票戰勝了表同情於民主黨和自由黨底候選者的那二，七一二，七〇三條票。

當繼後的這四年中，共和黨勢力漸固，它也在北方農夫和手藝者中募集了新兵。這類農夫和手藝者是相信這些聯邦土地應該連家宅給與貧窶之人的。然，除了農夫和手藝者隊伍之外，還加上了東方的製造家。他們是激烈地反對一八五七年爲民主黨所造成的這項保護稅率之低減，而要求提高稅率的。

爲應付這幾種有力團體的需求，共和黨人在他們底一八六〇年於芝加哥所開的那次大會中，便贊同了一種家宅法律，和一種保護稅率，和在屬部內排斥奴隸制。因此，他們號召於許多昔日曾投民主黨的票的農夫和手藝者，而同時又在那些歸依漢米爾頓底主義的自由黨製造家中獻其贊助之忱。他們選擇意連奴士籍的林肯 Abraham Lincoln 當他們底候選者，這使他們造成一種乖巧的幸運的經營了。

當時環境又復大利於共和黨，因為民主黨內部分裂成兩派。一派以都格勒氏爲首，他們是希望允准每個屬部的人民加入聯邦裏作爲一州，而任他們自身去解決這項奴隸制問題的。另一派則以白力克金烈烈 John C. Breckinridge 爲首，他們是持着極端的南方觀點，認爲國會沒有權力去干涉屬部內的奴隸制。另有一派則爲保守的自由黨人和民主黨人組成，號爲「憲法聯邦主義者」 Constitutional Unionists 的，便推出了卑爾 John Bell 爲候選人。其綱領爲懇求奴隸制的結局。共和黨人因爲敵手方面之分裂，故能夠奪得了總統一席，雖則他們所得的票僅是一，八六六，四五二對他們底敵手們的二，八一五，六一七。

#### 共和黨庇廕下的一種聯邦黨綱領

當「內戰」和「重建」的期間內，共和黨人棄絕了爲民主黨人在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六〇年間所苦心主張了的那些政策，而代以他項與聯邦黨和自由黨底歷史上的主義較爲契合的政策。因此，再次顯照了美國黨爭的實質存續。內爭結束之時，關於差不多所有根本

的爭端，共和黨所處的地位適與漢米爾頓時代聯邦黨所處的地位相同。

1. 國債。聯邦黨人曾還債和擁護了一種大的國債，使這些債權者贊助聯邦政府。一八六五年，共和黨又有一種戰債，比之漢米爾頓所積累的數目還要多二十倍，而一切聯邦保結的握有者都向着共和黨以求利息和本金的嚴格支付。昔日謝化臣底這種無債政府之理想，似乎又飛之九天雲外了。

2. 保護稅率。在許多年辯論和洶湧之後，民主黨於一八五七年會將稅率根據自由貿易的原則大大減低了。但當共和黨執權的時候，即自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便不獨實現了，漢米爾頓底理想，他們而且將關稅提高達到爲本國歷史上空前僅見的保護稅率之最高點。

3. 銀行制度。在各項爭論中，民主黨人最堅實一致的莫過於這個「合衆國銀行」問題了。謝化臣底共和黨雖曾反對之，然在一八一六年爲戰爭財政的壓逼又不能不讓步，允其復活了。在續克臣統治之下，這間「銀行」乃完全破壞了。雖有自由黨底最激烈的努力，

都莫能恢復之。但到一八六三年，——再次因了戰爭的苦難——這個第三共和黨復創立了另一種國家銀行制度，使用一種有力的經濟利益以爲政府之助。

4. 貨幣，當「內爭」爆發時，整個國家都爲各州創設的地方銀行所發出之紙票所汎濫了。名稱繁多，不暇枚舉。其中也有些是穩定的，不過多數都是賤價和浮動的。

這一種情形實和祖先們當創設憲法和成立聯邦政府時所遭遇的情形相同。它擾亂了商業而祇取悅於債戶及農夫。然，今日共和黨人歸復到漢米爾頓主義，在一八六五年廢撤了這類各州的貨幣。但是，不幸，爲了固定金錢的原故，他們要發行他們自己底大數量的紙幣以接濟戰爭。但幾年之後，他們便將它置於一種正金的基楚上了。

5. 商業帝國。貿易經營之擴展，尤其是在太平洋和遠東，這是聯邦黨人曾以特別的立法贊助之，和自由黨人復用「海軍」和「州部」底力量而加大其行動的。而甚至到現在「內」的糾紛時代，都沒有忽略。

林肯所選擇來當「州部」底首領的這位蕭華 *William H. Seward* 就是本國底

這個最直言無忌的帝國主義者。當一八六〇年這次競爭時，他已經宣言亞美利加帝國前途：加拿大將要被併吞，我們底南部境界將要推下至包括了拉丁亞美利加諸共和國，太平洋被認為繼後數世紀的舞台，和合衆國與俄羅斯在中國平原的一種衝突被預言為一種命運的果實了。這樣就是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九年間的這位外交事件的領袖之信條。

大部份蕭華底主義，在一八六〇年視之也許覺得是幻想的。但它們實不盡是動人聽聞之詞。有些在幾年之內便成了實際的形式。當太平洋鐵道在內爭的中心時期被認可了之時，它底價值之對於從事遠東貿易的商人，和它底重要之對於聯邦，已為這些創設者承認了。一八六七年，蕭華由俄羅斯手中購買了亞拉士卡 Alaska，使合衆國底邊境臨近了亞細亞海岸。約莫在同一時候，憑賴海軍部的好任務，蕭華便籌劃了在汕滔多民高 Santo Domingo 獲得一個海軍根據地，購買華戰羣島 Virgin Islands，和以美國統治巴拿馬 Isthmus Panama。在這三項設計中，他在國然為反對派所敗，因為國會還不會完全了解這些設計。

但，他底計劃沒有被遺忘。一八六九年，格蘭脫總統 President Grant 準備去併吞汕滔多民高，祇爲國會挫敗。真至他底任期之末，格蘭脫都主張這項圖謀，照他自己說是根據於「這幅泥土會不久便落在合衆國底資本主義者的手裏。」一八七二年，一位美國海軍軍官在遠處南方海洋的羨慕亞 Samoa 底一個地方王子處獲得了一個貯煤所，一八七五年，與夏威義統治者締結一種條約，束縛他不能將任何他底領土割讓於合衆國以外的國家。和過了幾年之後，又有一項附約，充許合衆國對於珍珠港 Pearl Harbor 的專用。因此，我們可以說：漢米爾頓的，華士特的，和蕭華的黨之許多經理人都是一致苦心於謀圖這種商業及海軍的帝國，和替米傾利準備了一條前程的。因米傾利終於使全世界人認識了亞美利加是一個世界之強國呢。

6. 司法的最高權。民主黨由它底謝化臣先鋒處，和以它底多數律例的理論，承襲了這種評斥聯邦司法制的遺言。然而，到了中期，當那些老的聯邦黨法官會死亡或退職了而好的民主黨人會繼之就任法庭之時，這種遺言便消滅了。當大法院在 Dred Scott 案（1

八五七）嘉許了在各屬部的奴隸制時民主黨人便要求對於那個大理院底議決案要有無限制的效忠和服從。然而，這個新共和黨，因它底反奴隸制之設計為那項議決案所破碎，現在却評斥這個大理院，和倡議「改組」它了。不過，再一次因時間和政治復造成了這個大理院的重組，而共和黨人便又就此忘却他們抗議該院行動的那類舊的議決了。

新共和黨人甚至遂成了憲法的一種修改，給聯邦司法制以一種施及各州的權力，其程度之大為以前從未曾有的。在他們於一八六一年掌領政府之前，大理院在民主黨法官底手裏，曾以機巧的理由實際上破壞了原本憲法的種種阻礙各州的規定，這樣今各州自由去課稅，自由去以銀行發出紙幣，自由去修改合同，自由去變更公司的特許證書，和另一方面則自由去「過度地」干涉商業事業。共和黨人對於這項，當然持了攻擊態度。故在一八六九年採納的這種「第十四次憲法修補」中，他們規定了沒有一個州能褫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如其沒有合理的法律手續。

雖則這項「修補」已是給與方纔解放了的那些奴隸以公民之權利，但編制者底主意

都仍要將這項機會廣用到能適應於其他人物或公司身上。在相當時間內，有無數干涉資本家爲事的各週之法律便都被司法明文根據「第十四次憲法修補」所宣告無效了。

7. 農夫和手藝者的自由的。土地當共和黨施行着這些重要的經濟改良之時，他們就是完成了他們底一八六〇年的綱領中所許給農夫們和手藝者的應諾了。以一八六二年的這度「家宅法令」他們便由國家領土中獻出一六〇畝田莊，除了一些瑣屑錢之外，即完全免費給與公民們和那些宣言願作公民的異邦人請求者。祇須順从幾種條件，便可獲得完全之領業權。因此，無限數的西部農夫，他們自己所耕的泥土乃爲共和黨所賜，故飲水思源，非有一種危機都不能令他們遺忘他們底感激之忱的了。

民主黨的栽植者爲內爭毀壞了之後，則商業人和自由農夫間的這種聯合，今日可以較順利地進行了。這類栽植者因了戰場上的失敗，又被廢奴律褫奪了他們底奴隸，黨經一個長時期被統治於華盛頓底軍事勢力之下，故已不能恢復他們昔日在民主黨的這種有權的地位了。甚至在這種戰爭傷害已被治愈之後，這類曾一度爲土地利益者底堡壘的重



要之爲業團體——栽植者——都不復能獲它在政治上的昔日之統治地位了，巨大的工業飛一般的迅步越過它底程途啊。

### 共和黨至尊時代

由「內戰」和「重建」時期起，共和黨便躍起成爲一有力的堅固的政黨。在背後擁護的：有一種濃烈的愛國心；有曾在戰爭稅率之下發達了的製造利益者的贊助；有熱心於再擴充鐵道發展和各種新事業的資本主義者的愛願；和有農夫們的戴恩感激，其中包括家宅；領有了一切重要職位；統治了聯邦的行政、司法；又有民主黨的俯伏和謀叛而遭辱；故共和黨主宰了國家的命運竟起乎昔日民主黨之上。

凡任何一個地方，一有了這樣的驚人勢力，則種種色色的鑽營者流必然羣蜂聚集，趨之若鶩。在內爭繼後的幾年中，共和黨的隊伍遂充滿了各類惟利是圖之人——附和者流則競獲職位；鐵道提倡者則由政府裏求其土地之批給，和財政之濟助；製造家則要求稅率立法的更爲區別；無數劊手則黏附於這些領袖；而黨的面目更爲在南方的「營私奪權

者』改傷害，因他們利用聯邦政府和共和黨的名義去掠奪南各一週和使各週增多無限債務之負擔。

在這些環境之中，民主黨便開始復活。它在內爭之前曾有過一種長永和勝利的歷史，它有大的世傳，和在它底名冊內曾有過幾位美國歷史上最出色的人物，這個國家的居民仍然主要是於屬農業的，而棉花栽植者不久又復有偉大的生產等於「內爭」前之「富饒時代」一樣。

所以，民主黨冀圖重整旗鼓以反對共和黨之統治，殊不為怪。在南方，則白人恢復了他們底優勢。北方和西方，則農夫抗議這項高的保護稅率。舉國之內，都發生了對共和黨底鐵道和公司政策之不滿意。和自續克臣時代起即已猖獗的這項官職分贓制度又激起了有些猛烈的「文官改善者」的揭竿而起了。

結果，則民主黨於一八八四年能夠集合了一種有力的反對派，和為那些在芝加哥大會推出了白利烟尼 James G. Blaine 當候選者之後便脫離了共和黨的「避難者」改

贊助，遂選了克利佛倫 Grover Cleveland 當總統。然而，這次民主黨勝利却享壽不永。因爲四年之後，當克利佛倫以他底著名的一八八七年之文書提出稅率論點時，共和黨人已能夠以輕輕的多數而選出了比漢民夏里臣 Benjamin Harrison 了。乘其勝利之威，他們以權力貫通了這項「米傾利稅率單」，雖則同黨的許多份子都認這項稅率單爲絕對過於劇烈。在以下的一八九二年這次選舉，克利佛倫又復能夠領導他底政黨以抵於勝利。不過，到了這個時期，差不多不能夠說是任有何要害之爭端以劃開這兩個競爭的政黨了。

## 第六章 經濟的變更和異見的生長

雖則這兩個有歷史的政黨當上述的期間內得了人民羣衆的歸依，但在它們自身當中却常常有一種歧趨的質素。事實上，每個政黨多少總是一種混雜的團聚，其中有保守的右派和急進的左派，彼此間爲看不見的程度辨別開來。如其一位公民不同意於他所加盟的這個黨的政策，則在他底面前有三條任其選擇之程途：(1)他能留在這個黨內而從事於贊助其他人物的候選者和其他主義的宣言；(2)他能夠跑過另一個較爲投合他底政治理想的政黨；(3)或則他可以脫離他底黨而聯絡其他抱同感的人物去組織新黨。因爲大的政黨之候選者和綱常度常是代表中派的，所以有極端觀點的人物總會和它們不相投的，尤其是當變更的環境急切地需要政治的釐正之時。

在十九世紀的最末幾十年間，一種經濟進展遂生產了一種社會變遷，這種變遷在性質上比之以前曾造成了續克臣底掘起的那種基礎爲更有革命性的。小的商業店號長成

美國第三次  
革命之序  
命

爲巨大的公司，擁有無數百萬的資本，統統治了廣遍全國的工業。在這項進程中，建築了昂大的財產。而華盛頓時代的這種國債總數，當然能得有餘裕的支付了。至一八九〇年，那些曾一度爲東部工資勞動者避身所的西部土地實際上都被應用了。這個國家底宏大的木材和礦的財源，大部份都歸到私人手裏。城市如箭一般快的發生起來。無數窮人遂擁擠於聚積的地段了。舉凡鄉村工場，在溪邊的老式毛織廠，手織機，短的鐵道線，小的個人製造所，都爲工業的強大巨首所克服了。他們底猛勇的事業和世界組織的非常天才，乃是今日我們的時代之奇蹟。

結果是  
成財有用而  
宜因相殊  
之階何。

伴着這第二次經濟革命來臨的是工業工人數目之年限增加。當然，我們可以說：在現代生活中有許多進步的機會，而工資者也不歇地在渡過旁種等級，但這種事實依然遺留着，即：一種永久的繼續興起的勞動階級差不多完全倚靠勞力的拍賣以求溫飽。這是工業進展底毋可避免之活象。

——因爲商務事業的關係，便需要海島之屬國，故國家的政府便要更接近於世界政治的  
美國對於海外殖民地之關係，即因此現像，  
晚，及覺其之運也  
①初  
後

網目了。

美國生活底種種新條件自然要形成各種對立的各自爲謀的主義。一自新條件影響於根本的變更時，則這些主義常常最先在較小的政黨裏表現出來。但等到各種爭點入於實際政治的範圍內之時，則這些主義便爲兩個大政黨中之一方面，又或同時爲兩方面在極大的競爭中表現出全國。因此，我們有簡單地回顧一下子「內戰」以後的那些小政黨之必要。雖則它們在當時無多大意義，但在美國統治途中會成了重要的因素呢。這類小黨分成了三種團體：禁酒的，勞工的，和土地的。

### 禁酒主義者

約在十九世紀的中葉，發生一種禁酒運動，以致在許幾州內絕對禁酒。然而，很快便起了反動，禁酒問題因了奴隸制爭論遂致被忽視了。不過，內爭之後，禁酒主義又復重登政治戰台，禁酒主義者在一八七二年粵噶粵的哥倫霸（Columbus）舉行的這個大會中，推出了一位總統候選人，和創建了一個全國的政黨。年復一年，他們維持着這種似乎是顛沛和絕

望的競爭。

他們從不曾集合過三十萬條選票，他們終久都不過爲人認作一類無害的「奇想者」罷了。然而，他們底影響實超乎他們黨員數目勢力之上。況且，禁酒的思想又爲極端棄絕禁酒主義者底刻薄和不妥協的政策的那些老政黨的領袖們所採納。當「反酒家聯盟」Anti Saloon League 形成以襲擊酒家的時候，更介紹入種種新的方法，尤其是懇切號召于那些屋主。

當其時，有幾百縣和三分之二的州都被這種運動轉移爲不飲酒的地方了。最後，在整個合衆國內之禁止刺激性的酒液爲一種飲料已附于憲法底「第十八次修補」上，和在一九二〇年便發生效力。而且，這個實施「憲法修補」問題又令到酒液問題，在政治上「比之合法禁酒未確立以前更爲顯著。許多候選者的機會，今日都憑賴于他們底「乾」和「溼」的程度（譯者按：「乾」是指不吃酒，「溼」是指吃酒。）但，似乎還不能夠說禁酒一事是各政黨顯明地分野的一種大的爭點。

### 勞工和社會主義

差不多一自內爭之後，勞工便跑入美國政治中成爲一種特殊的和獨立的要素。一八七二年有一個號爲「勞工改良派」(Labour Reformers)的政黨在奧嘻奧的哥倫壩舉行一次全國大會。列席者有來自十七個州的代表。在那次大會中，這個黨宣言贊助：排斥華人，政府職業中的八小時工作時間，文官的改善，總統的一任制，限制拍賣公地于家宅尋求者，鐵道和電報費率的規定，和將軍事權威附屬于民事權威之下，等等。

曾有一個時候這種勞工作份子似乎曾被併吞入于以後再談的那些土地主義的團體裏。但，一八八八年有一個「聯合勞工」黨(Union Labor)在先先尼替開了一次全國大會。起草一種綱領包括了「勞工改良派」底握要的主義。此外還要求合衆國的上議院議員要歸庶民選舉。

雖則「美國勞工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在這個時候，即一八八六年，已在現在這個名目之下組織起了，但它並沒有給與任何鼓勵於一個獨特的勞



工黨。勞工勢力團結的實驗，在續克臣底民主主義時代不會有過顯著之成效。而那個「聯合會」的主席鑑浦氏 *Sinnuel Compers* 又常常斥責職工組合這方面的獨立之政治行動。這是真的，「聯合會」常常鼓吹了許多各州的和國家的特種之法律，和贊助了這兩個大黨的那些宣白同情於它底政策的候選人。這也是真的，「聯合會」底職員在一九二四年會贊助了拉花雷德 *Robert m. La Follette* 的候選地位。但，這次選舉所投的小數目之選票又使到高級的勞工職員深信利用一個大黨以反對另一大黨這種舊政策總是在政治上能保證勢力的較優之方法。

當一八九二年的這次競爭時有一種直認的社會主義之組織出現於全國的舞台上，即當時「社會主義勞工黨」 *Socialist Labor Party* 在紐約舉行它底第一次全國大會。這個黨差不多是專門號召於勞働階級的，它宣言：「人類不能夠行使他底生命，自由，和追求快樂之權利的，如其不領有土地和那類用之以工作的工具。被褫奪了這些東西，則他底生命，自由，和命運便落在領有這類工作和生產的要素的這個階級底手裏了。」然而，社會

主義勞工派的號召勞動階級以反抗資產階級却得不着多大的反響。他們底一八九六年的候選人僅得三六，三七三條票。一九二〇年則納有二一，〇〇〇條票。而一九二四年則爲三六，四二八條票。

因社會主義勞工黨領袖間內部的軋轢和極端的觀點，致有另一個急進團體的組織，名爲「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於一九〇〇年舉行它底第一次會在一九〇八年，總統選舉中它得了四四，八四五三條選票——超過其他兩個小黨相和之票。四載之後，它底票躍至差不多一百萬居然影響了這兩個大黨。

這個黨也是特別號召於勞動階級的。不過它沒有要求生產方法中的一切私有財產之完全廢撤。它陸續宣言贊助遞進的承繼稅和入息稅，普遍參政權，提案權，和總投票權。比例代表制和罷免權法官的庶民選舉，雇用閒散勞動者於大的政府事業，已經停止了競爭一切工業之集合領有權，擴充公共產業至包括了一切鑛山財源，森林，和水力的，和政府替勞動階級辦理義務保險。

這個社會主義黨在國內的政策上其黨員雖一致和諧，然對於外交爭端便分裂了。一方面，因黨的正式反對對德宣戰而致有許多顯要領袖之退黨。在另一方面，則因「俄羅斯革命」底廣大反響致驅使這個黨的其餘領袖入於一種比較緩和的地位。對於許多事情都持一種保守主義，遂至有一九一九年共產主義者之脫黨。在以下一年的那次選舉中，社會主義黨人約得九〇〇，〇〇〇票——這個數目實不能與一九一二年的數目相等，如其計上人口的增加和婦女的新投票。因遭了這樣的羸弱結果之挫折，又累於對俄羅斯主義之意見分歧，故社會主義黨沒有推出一位候選人於一九二四年的選舉，僅止於贊助這位獨立進步派拉花雷德。左派的急進者，即工人黨，便宣言同情於共產主義，推出一位候選人和在那年投了約莫有三六，〇〇〇票。

急進者努力號召於工業工人中，以冀在美國組成一個革命的黨。然其所收之效果殊屬微零，這是什麼緣故？對於歐洲觀察者常覺得是神密莫明的。合衆國之有職工組合等於舊大陸一樣，而且曾有過許多勞資間的長久而流血之鬥爭。然而，革命的社會主義和共產

主義仍不會有何大的進展。

有許多理由可以用來解釋這點：美國底一般勞働人民雖則佔了大的貧乏面積，但他們却享受一種較之歐洲為高的生活程度。如其需要證明的話，則移居來的人口之統計，足當其任了。美國底勞働人民也曾享受了投票之權，差不多已達百年，而他們之獲得這項權利，也無需和資產階級作一類野蠻之鬥爭。當他們現身於政治舞台時，正是資本主義者和土地主義者從事於熱烈的戰爭，又沒有障礙物以離隔他們於秀的階級，故大多數勞働人民都自然地垂手加入於政黨的組織。

凡獨立行動的一切實驗，即如在續克臣時代的，結果都歸於失敗。因此，甚至更使那些特異議者深信他們保留在已建立的組織中之所獲當較之另創獨特的黨為多。勞働人民為那些大的政黨所歡迎，尤其是為民主黨所歡迎，故便自由地參加了政治，獲得了選舉任務，和攀上了政府中的高級委任之地位。這種權力獲得之機會，和由此而生的這種責任心，遂警戒勞働人民不可以他們自己底力量去經營社會底大的改造。雖則如此，然於一九二

八年復歸於獨立和推出腦曼湯麻氏 Norman Thomas 及浩士摩勒 James Maurer 爲他們底候選者的這些社會主義黨人却始終堅持奮鬥去發展一個獨立的勞工黨。

### 左派土地主義

內爭之後，不久便有一個鮮明的土地黨，自命爲左派民主政治的主義，起而反對這種大黨統治的權利。因戰後農產品的迅速跌價，農夫們的命運便開始悲苦，和開始組織種種會社，即所謂「農業會」。最後，他們至於相信聯邦政府底這些鐵道公司和財政的政策要主要的負他們底災禍之責任。他們經營於各地立法機關，特別是在 Illinois, U. W. A, Wisconsin 和其他西部諸州，企圖用法律方法限制鐵道定額和貯棧以資補救。

一八七六年這些不滿意的農夫便參加了政治，成爲「獨立國民黨」Independent National Party，或稱「綠背」黨 "Greenback" Party。而尤其是向共和黨人挑戰，因他們認共和黨人會將金錢制度置於一個正金基楚上，和縮減了貨幣，因而造成了價格之低落。雖則「綠背黨」底候選者哥浦 Peter Cooper 僅得了小量的選票，然他們在下

一次競選中仍然推出候選者，和甚至在一八八四年作第三次嘗試。由於較遲緩的發展，故他們底一八八〇年的綱領是怪有趣味的。因它包括了：銀幣的自由製造；進步的勞工立法；一個全國勞工局的建設；排斥華人；一種遞進的入息稅；和各州間運輸的管理法。

這個「綠背黨」雖則起首曾得有選票，但有一八八四年這次競選之後便淪於瓦解。然而，在一個短期間內，那些不撓不服的土地主義者又形成一個新的會社名爲「農夫同盟」Farmer Alliance。這個同盟雖則沒有參加政治，然它是創成這個「庶民黨」Populist Party的工具。這個庶民黨在一八九二年引集了土地的和勞工的分子在阿馬蝦Omaha舉行的一个全國大會中，製出了一種急進的綱領，要求：鐵道電報和電話線的政府領有，一種遞入息稅，郵政的儲蓄銀行，和在合法的十六與一的比率中之金銀幣的自由鑄造。

在這種綱領上，庶民黨人便參加了一八九二年的競爭，和得了一百萬以上的選票，主要的是在西部和南部的諸邦，兼及 Colorado Idaho Kansas Nevada 等，和獲得一條選票在 North Dakota 及另一條在 Oregon。一個小黨的這種空前成就，實一部份因

爲在有些州裏它和民主黨混合。然這些庶民黨人會獲得了數量上的力量造成他們在美國政治中一種不能忽略之勢力，却絕無問題了。真的一八九六年民主黨內的庶民黨派竟奪取了這個組織，在那年的那次著名競選中來試驗它底主義。

在那次激勵的競鬥後之一個短促時期，「西美戰爭」Spanish-American War 的亂事和隨之而起的幸福便使到全國的視線離開了國內的爭論。然而，爲時很暫。一九〇九年底稅率的不滿人意，致分裂了共和黨和淪共和黨於爲羅斯福 Roosevelt 所領導下的這種「進步派」的暴亂。不久之後，土地主義又復出現於西北部，特別是在北打戈達 North Dakota。雖則當時有世界大戰鼓動分其精力，然它還是廣大開展。

然，這一次，這些土地主義者却改變了以前的辦法，他們自號爲不黨者。有一派便組織「不黨者聯盟」Non-Partisan League，它主要是利用各州內的那個優勢黨派正式組織而工作。但，這個新派底主義實和舊土地主義者底主義大同小異：鐵道和國家領有權的較嚴格之規定。以各邦銀行和田莊公債計劃而給農夫以「較容易的金錢」，各州設立五

---

谷的倉庫國家銀行業和貨幣制度之歸土地主義者統治和積累的財產之較重課稅。



## 第七章 黨政的鋒利時代

自一八六〇年共和黨底勝利後不過三十年，而民主黨人又復向這種『金錢勢力』作迎頭的襲擊了。他們使用各種舊的和新的論點以招集農夫和手藝者于他們自己的一方面。然而，在這幾十年內却為一種左派土地主義運動緩緩地號召了勢力，而終于一八九六年壓倒了民主黨，和分裂了共和黨人。這些我們剛纔已經討論過了。

### 一八九六年的民主黨綱領

在主義和在文字兩方面，那一年的民主黨綱領都沒有和積克臣時代底土地主義者所立下的遺教有根本之異離，雖則新時代當然曾帶入了新方法以克服這個有『財和藝』的黨。昔日則以這項貨幣問題和它所含蓄的一切財富分配法為戰爭的中心論點，然到這個時候，則土地主義者底醫方却不在各州銀行之發生更多的紙幣，而是以在十六與一的比率中之銀幣自由鑄造，這樣以增加貨幣的總量。不過，實際目的却彼此相同，就是說：志在

使負債者易于付給，而同時提高田莊產品的價格。

應付第二項歷史的問題，即所謂合衆國底銀行業制度問題，則一八九六年的民主黨綱領特別援引績克臣說話以詆斥這些國家銀行發出紙幣爲不合宜的，非憲法的。

對於美國工業保護一項，綱領也是同等坦白的：『我們認定爲國家收入起見，關稅是應該徵斂的……但各種類或各部份間却不能有所區別。』

贊成一種遞進的入息稅之抽收，『務令對於政府底費用，各人的財富都要負擔適宜之比例。』除了徵斂了豪富者之外，這樣一項入息稅又能供給國家收入而可減低那些爲羣衆所消用的貨品之保護稅。

民主黨人于一八九六年又故態復萌起而攻擊聯邦司法制了。這個時候，他們宣言一八九四年的那度入息稅法律爲無效，現在他們說法庭可以推翻它底舊日法律的，因今後可以在憲法規定這種權限。這好比許多年前林肯評斥 D. ed. Scott 一案時所用的說話一樣奇怪。

勞工——那是另一個『社會底卑微階級』在積克臣底心中很親熱的——在這些民主主義暴怒者的手中得到些什麼呢？民主黨人有一項綱領評斥在工業爭端中使用禁制之方法，而同情于『以陪審員審判，如其發生了有些侮慢的事情。』

民主黨人製出了一種和左派一致的綱領後，即進而推出候選者百里仁 William Jennings Bryan 即被人呼爲『西方的 Pioberius Gracchus』的百里仁對於這場百年來的老戰爭所處的地位，我們實不容其懷疑。在他底著名的那次演詞中，他置自己于工資勞動者，鄉野律師，十字街頭的小商人，農夫，和礦工這方面之列。他直白地呼他們爲他底朋友，和倡言：『我們之所以說話，就是爲着他們！』他所認爲的大問題就是『民主黨將替那一方面而戰爭？替那些懶惰資本的懶惰握有者那方面，抑替常在鬥爭中的羣衆這方面？……』

……民主黨底同情，爲它底領袖所解釋，乃是替常在鬥爭中的羣衆這方面，因他們從來都是民主黨的基礎。』這段說話可爲更明晰沒有的了。

百里仁于一八九六年和再于一九〇〇年就是在這樣的主義上號召于國人，而祇是

失敗于米傾利之前。米傾利是漢米爾頓——華士特派的一位政治家。然後，民主黨人于一〇四年曾趨附于爲百克 Abton B. Parker 領導的右派。然到了一九〇八年，又復擺于百里仁，採納一種在腔調上甚至更爲挑戰的綱領。不幸，在選舉中又再次爲人所打倒了。

### 共和黨的綱領

講到共和黨人這方面，則他們是忠于漢米爾頓——華士特——蕭華底遺產的。他們沒有在一點關係上是違背了百年來的那些遺教的。在漢米爾頓底信條，美國工業的保護就是一項主要的項目。一八九七年把得了政權之後，共和黨人便製定這種「丁利稅率單」 Dingley tariff bill，將各種關稅都平均提到一條新的高的水平綫上。這裏也當然有許多妥協的地方，不過，主要說來，則是益了製造者的。

在漢米爾頓底信條中有同等重要的，就是銀行業和貨幣。這類自由黨人和他們底利益的承繼者共和黨人都知之得稔。共和黨人自一八九六年大大戰勝了那個金錢放任黨之後，便能這樣快便這樣快地進而注意到這項爭端。爲鞏固貨幣計，他們製定了這度

一九〇〇年的金本位法律，和在參議員亞爾地列差 Aldrich 領導之下，他們準備去修改整個銀行制度。不過，這時又復被驅出政權之外了。

這些共和黨人特別關心到這個商業帝國的發展，這一種發展是聯邦黨底立法會贊助，華士特曾鼓舞，蕭華曾助進的。在米傾利底第一任內，他們已併吞了夏威夷羣島，向西班牙挑戰，收古巴為保護國，將波多利疏 Porto Rico，關奄 Guam，和菲律賓羣島 Philippines 加入了亞美利加帝國，和聯合了其他列強在中國舉起了它們底權利。因「帝國主義」——這個名詞是民主黨人攻擊共和黨的——的每次勝利，故共聯黨人不期然地認他們自己為受了人民的付託去用軍力和外交以開發種種財源以給與國家的。

### 進步黨主義之興起

在這炫耀燦爛的隆盛時代之下，左派方面底不滿的聲浪却可聽得出來，即如在蕭依士 Daniel Shays，續克臣，和約翰孫 Andrew Johnson 時一樣。沒有一個時候這些庶民黨的，社會主義黨的，和其他懷異見者的煽動會完全消滅過。雖則噪動的煽動員底中間又

各自有不同的政策，不過他們大家聯合起來向這種他們所愛呼爲「富豪者的政府」挑戰。除了有多少殊異之外，他們都是要求：或以銀幣自由鑄造，或以某種紙幣形式以增多貨幣，遞進的入息稅和承繼稅；羣衆所消用的貨品之減低稅率；鐵道和託力斯的較嚴格之規定，這樣去削少它們底入款；以低利的貸款形式給農夫以援助；和製定法律以改善工業工人的現狀。

當繼西班牙戰爭而生的這種隆盛衰弱之時，則社會主義黨人聯土地主義黨人的煽動更趨激昂，爲以前所未有。自一九〇九年的稅率法製定之後，西部農夫底不滿意便開始在共和黨底堅固的營壘作顯著之侵伐了。真的，自一九〇一年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就任總統後，那個黨中便已發生了裂罅。因爲，羅斯福不久便號召於涵蓄在土地主義派的這些庶民底情緒，因而激動了資本主義派的不信任。在他底公文和演詞中，他將鐵道，託力斯，勞工和其他社會問題等顯白地帶入政治範圍裏。他鼓吹入息稅和承繼稅，一部份志在有助於平均財產。他介紹入商業公司的一種較嚴格之國家統治，和他也鼓吹了多少

謀勞働階級底利益之方法。

羅斯福發覺了他底繼任者達夫脫總統 President Taft 在國會贊助共和黨底保守派，同時又因爲他底許多黨徒的懇請，故於一九一二年，在芝加哥再謀這席共和黨的候選人。然而，所謀未遂。於是他和他底一部份的依從者便『突然脫黨』而另組一新黨名爲『進步黨』Progressive party。

共和黨隊任的伍裂，遂鼓舞了民主黨人抱着極大的信心參加了競爭。民主黨人以他底候選人威爾遜 Governor Woodrow Wilson 爲領導，他們已斷然廢棄了克利佛倫的保守主義了。

共和黨自成立以來，現在是第一次遭遇一種重壓的聯合體所對抗。這種聯合體乃以庶民主義的文字威嚇之。羅斯福由此而獲任總統的那種進步黨之綱領乃宣言這兩個舊黨都曾變成『腐朽利益的工具』。更說：『解散腐朽事業和腐朽政治的污穢同盟乃是今日治國之才的第一種任務。』民主黨底候選者也在類似的文字稱說：『現在合衆國底政

府乃是這些特殊利益者的養兒。所謂特殊利益者就是指「大銀行家，大製造家，大商業主，和鐵道公司及汽船公司的首領。」

因共和黨爲進步主義者的離棄所破裂，故威爾遜便容易地獲選爲總統，雖則他底選票較之兩個對方候選者底選票的總數少過二百萬條以上。

威爾遜就職後不過一載有零，而歐洲大戰便在世界的和平景氣中爆發了。美國工業和農業，因了歐洲交戰國尤其是協約諸國的異常之要求，便再次繁榮了。一九一二年曾發生的那些社會問題便被衝入這個背景。當大戰仍在猖獗時所挑起的這次一九一六年的競爭，便自然地帶上了那種衝突的色彩。進步黨人推出羅斯福爲候選者，不過他曾辭却進步黨人的提議。共和黨人便選舉這位昔日的紐約總督休佛士 *Justice Charles E. Hughes*。當他們底中流底柱。而自羅斯福不肯接納這席候選者之後，進步黨全國委員會也就贊成這位共和黨時候選者。在他們底綱領中，共和黨人主張維持「一個在歐洲交戰國中的正直和誠實的中立者地位。」和保護美國底權利。民主黨人則再次推出威爾遜總統，



大部份因憑賴于他底成就的記錄，和他會使我們不致參加於戰爭這種事實。

### 「新自由」的綱領

雖則歐洲大戰底鏗鏘的聲浪在各報章上逐漸更多佔重要篇幅，不過事實上，當威爾遜總統任職後的第八個年頭，這裏却製定了自內爭後所通過的這種最出色之立法綱領，和應該注意的就是：這種立法祇不過是在法律的字義中表現出一九一二年的民主黨綱領罷了。

在這項綱領的第三段，宣言：「這種高的共和黨稅率就是財富底不平等分配之主要原因。這是一種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課稅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美國底農夫和勞働人民纔是受害最深者。」續克臣底民主主義從不會有過這麼鮮明的啊！這種綱領也咒罵這一項「所謂亞爾地列差議案，即一間中央銀行的建設」，而鼓吹「我們底銀行法的這樣一種有多統之修改，即保障它不受這種所謂「金錢託力斯」的統治，而務令它在些便需要救濟的地方能夠給與臨時的救濟。」它申說：「和貨幣改良問題具同其重要的就是鄉村信

託或稱農業財政問題。至於「有組織的交易所和其他機關在農產品中的賭博」之禁止，也認為是「改良田莊產品中的貿易條件」的綱領之一部。民主黨憶起它昔日對於有組織的勞工之誓言，故它今日允諾：如其有間接的悔慢之事，則由陪審員審判，和允諾救濟這類職工組合之被控為非法團體。

這些民主黨人，在威爾遜總統領導之下，便通過了許多極端符合於「謝化臣—績克—百里仁」底主義的法律。這種踐行誓約的舉動為在美國政治中所不常見的。

最先，這項稅率便於一九一三年實質上減低了；——這是一八五七年以來的第一次。在這項修正的稅率之中，農業利益者實受到一種超乎友誼的眷顧。

貨幣和銀行業問題，在「聯邦準備金法令」中被攻擊了。這項法令乃將這種新的銀行制度置於一個完全為總統和參議院所委任的政治局之手裏。百里仁曾宣言金對於貨幣是一種太狹隘的基礎；而這項「聯邦準備金法令」便規定以紙幣發行金錢，——在實際運用便遠超乎金的基礎了。百里仁曾被譴責為替負債者和農夫要求一種值五角的金元；而

今日這個國家竟至有在市場中值不到五角的金元。紐克臣底民主主義會畏懼一種集中的『金錢勢力』而這項『聯邦準備金法令』便企圖創立十二個獨特的銀行區域以分配這種勢力，使遍散於全國。

爲僅守他們底誓約，故民主黨人當策劃他們底課東綱領時便注重入息稅——這是庶民黨人的老計劃，今日便爲『第十六次憲法修補』造成爲屬於憲法的了。爲使它十分適合於左派底胃口，故他們造成種種免除貧者的不適宜之稅，和當財富遞進的時候便更遞加其納稅率。在世界大戰底財政重壓之下，這項個人的或公司的入息稅躍高至這樣大的百分率，即：很爲動搖了那幾大財產的擁有者。他們除了被逼於去應付戰爭中的慈善事業以致受損之外，而且還被逼於去交納重量的稅，以致精神上極感痛楚，和荷包中又遭嚴重之虛空了。當內爭時的共和黨執政之時，絕不曾有過一些同樣之現象呀。

那些『大商業』——『財和藝』的集中——便爲這度一九一四年的「克利頓反託力斯法令」Clayton Anti-Trust Act 所攻擊。這度法令是策劃來破壞這些專利事業，和

以競爭法而促成價格之低減的。此外，還有另一種法律以創立這個「聯邦貿易委員會」和授權它去使這些商業公司在各種關係上都採用「公平之習慣。」

除了以上述說過的各種法律所賜給的幸福和機會之外，農夫和栽植者還在這項「田莊貸款法令」中得到濟助。它使他們能在爲以前從未曾有通過這樣的利息中貸入金錢以資應用，尤其是在西部和南部。

爲續克臣底民主主義的有力同盟者的這種勞工，在「新自由」綱領中也沒有被遺忘。在「克利頓反託力斯法令」中勞工佔了許多篇幅，以至 Samuel Gompers 呼這項法律爲「勞工的權利保障憲法」。真的，雖則大多數這類禮物在司法解釋的火把上變成了灰燼，然而勞工却沒有因得不着順利的效果而遂咒罵於民主黨呢。

就算——因爲也許會有人這樣料度——這些法律的這種綱領沒有把農夫栽植者和手藝者恢復到當他們在續克臣時代所享受的那個地位，然而它的確是替他們打算而不是替爲威爾遜在競選時所激烈攻擊的那些「特殊利益者」打算的，這一層當絕無異議

的了。在一九一六年，在這項立法中會有過一種切實之對壘的，假使這場世界大戰不會多少牽連了同隱蔽了那種舊日之政治分野。如其對於這點有任何懷疑，則祇需觀察下大戰告終後的第一次總統競選，便當渙然冰釋。

在帝國主義的和外交事件的領域內，則民主黨當然造成種種截斷的運動他們底一九〇〇年的綱領詆斥了『這種主動了共和黨執政時代底菲律賓政策的貪婪之商務主義』……和『那種襲擊菲律賓土人的犯罪的侵害之戰爭』。綱領上說：『我們斷言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長久忍受一半民主一半帝國的。我們警告美國底人民，應該知道在海外的帝國主義他日迅速地而且免不了地會帶入了國內的專制政治。』

然而，民主黨人忠於他們底先訓。『如其有適宜的領土能夠建成美國的州，和當這領土底人民又合宜於變成美國公民時』，則他們并不反對擴充的。不過，他們却反對商務的帝國主義——即以軍力而發展貿易和投資的機會，及併吞附庸的種族的。民主黨人不懶冗贅地複述這一種信條，例如於一九一二年他們宣言：『我們懲責這種帝國主義的實驗

爲一種不能恕的大謬。」

當處於要使他們底信條發生實效的一種地位之時，民主黨人自然說得較爲柔順些。但他們並沒有忽略了他們底誓言。他們給波多利疏和菲律賓濱以較多的自治權，允諾後者將來有獨立之日。處理遠東之事，則威爾遜總統對於這類「精壯外交」的計劃，却冷淡視之。他開始就推却去批准這些國際銀行家的計劃，即所謂「銀行團」，志在借金錢給中國而圖一種統治中國底財政的行政權。他拒絕對日本作任何之威嚇，甚至當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件」於中國之時，他又很不理會到在中國境內的美國利益，即他自己底在北京的公使都慚惡地辭棄了他底職權。

然而，在近於接壤的地方，尤其是沙列濱 *Caribbean*，則威爾遜總統却繼續這種在共和黨保護下曾經開始了的強的政策。真的他雖曾答允了那些拉丁亞美利加人關於在合衆國底經濟利益得以自由不受干涉，不過，又爲了這一種或那一種理由而從不克實踐他底誓言呢。

然而，當他加入世界戰爭之時，他卻差不多用到野蠻的言詞來咒罵帝國主義。在巴黎和會席上，他也沒有替合衆國在這項勝利掠奪的分贓中求獲物質的機會。況且，他提議一個「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這個聯盟似乎是對於國際共管未發展種族之一種恐嚇，是限制落後國家之爲強盛人種所剝削，和是對帝國擴張常徑的可能範圍之阻礙。無論如何，米傾利派的政治家都不相信在「聯盟契約」中表現出的這些威爾遜主義會是和他們的黨自華士特和蕭華時代起便已沿襲的那些遺教一致的。

## 第八章 反本和復原

『美國底目前的需要非新奇而是復原，非祕方而是依統』參議員哈定 Warren Gamaliel Harding 於一九二〇年春在對波士頓商人的一番演詞中這樣呼號。在這二十四個字中（按原文則爲十二個字 譯者注）這位參議員已表現出一種的確是普遍的鋒利之熱望了。他本身是一位米傾利派，和深深知道差不多二十載以來這種商業經營之途徑都會爲初則羅斯福繼則威爾遜所騷亂了的。

嚴格說來，羅斯福和威爾遜這兩個人都可認爲是『政治上的奇遇』。羅斯福是因米傾利之遭害而被高舉爲總統的。威爾遜則當共和黨營幕中在混亂之際而攀上了這個崇高的地位。所有這個時候，從事于生意經營的人物數目和投用於這項經濟部門的資本，都日有增加。故相信爲漢米爾頓所開始發動了的這個時鐘是不能使之倒行的，也未嘗無相當見地。



雖則威爾遜底立法是替農夫、栽植者、職工組合者和較低的中等階級設想的，但的確沒有嚴重地傷害了種種工業事業。這也許因為歐洲戰士對合衆國底工業的要求超過了這項工業在合衆國內之遭損失。總言之，這場世界大戰造成了合衆國內的幾千富豪者，因而增加了政治對壘中的共和黨方面，而非民主黨方面的勢力。

共和黨爲配置得宜計，便在一九二〇年推出這個「依範」的製造立——哈定——當他們底總統候選人。另一方面，民主黨便選出奧亨利的哥合 James M. Cox 當他們底中流砥柱，和保持威爾遜總統的主義和策略，包括這項提議的「國際聯盟」。

在這一次競選中便成爲十分顯明，即「依範」的意義是指復歸於一種高的保護稅率，減低入息稅和承繼稅，「政府干涉商業」的縮小，對國外貿易的精壯海軍和外交的贊助，及在菲律賓羣島及遠東等處的「堅固政策」。民主黨則獻出威爾遜任內底紀錄和國際聯盟以對抗這項綱領。

在「依範」旗幟下所指揮的這些兵馬祇有對於國際聯盟這件事發生了一些意見之

分歧，但到結果也不見得嚴重。整個說來，這些有實際經驗的共和黨領袖是反對這個聯盟的，他們知道合衆國今日有一種優良的海軍，和深信這個商務帝國之發展特別是在沙列濱和遠東會較為有效地措置的，如其他們不致受到任何正式的國際稽核和國際統治。另一方面，則民主黨曾反復地咒罵帝國主義，威爾遜總統曾以嚴刻文字詆斥帝國主義，和坦白地獻出這個聯盟以爲因商務競爭而常常挑起列強間的這類戰爭的一種醫方。民主黨人堅持這種爭論，以致淪於最可怕之失敗，爲在他們底黨的長久歷史中所從未遭受過的。

哈定總統尙未曾十分遠跑了這條復歸於依範之路，而死神便斬短了他底事業。他底崇高職位遂遺給副總統哥立芝 Calvin Coolidge。哥立芝與華士特同州，是一位練達的政治領袖，會甚至更爲決心去實現他底前任所渴望的這種反本運動的，如其可能的話。雖則有一個時候他底規劃被國會內的土地主義派所障礙，但經了相當時候，他便抓住了國會的多數分子了。於一九二四年被共和黨推爲總統候選人，哥立芝便容易地戰勝了民主黨的候選人大衛氏 John W. Davis 和獨立進步黨及社會主義黨的共同候選人拉花

雷德。故民主黨和獨立進步黨再一次山崩了。共和黨底選票遠超過這兩個對抗黨相和之票呢。

關於這次勝利的這種意義，則殊無可懷疑的。哥立芝底哲學是鮮明的。他曾有一次起頭地說：「美國進步的推動力會是他底工業。工業會創造了我們國家所賴以發展的財富。……如其沒有工業，則這項農業的偉人勢力會日仍今是和在十九世紀時一樣。」在他底黨的對壘之觀念，也沒有任何曖昧的。他認定他本身就是米傾利的後嗣；和據他說，則米傾利會負起了「漢米爾頓和克里的功業……重建了他們底主義。」

當在哈定和哥立芝領導下的這些共和黨執政年代，這個黨底那些久待的政策便見之於實施了：

1, 共和黨人因與漢米爾頓、華士特和米傾利底主義一致的，故提高了保護稅率。這項稅率曾為民主黨在威爾遜領導之下時減低了的。

2, 雖則威爾遜總統曾使這間「聯邦準備銀行」脫離了百里仁底土地主義者的手

裏，但它底管理尙未十分見好於他底後任者。故在哈定之下，這種高的統治權便移過右派了，——事實上，從來左派共和黨人都堅持要有一個「污穢的農夫」加入華盛頓這個局部的。

3. 羅斯福曾以委任荷馬氏 Oliver Wendell Holmes 去大理院而給他底黨的保守派以難堪。而威爾遜也以選出白蘭地氏 Louis D. Brandeis 當那個崇高法院職而直接給這個團體以羞辱。雖則這些自由信仰者可以爲共和黨另加委任便多少對銷了的，不過他們底歧異的意見有時究竟是不悅於這類依範主義者的啊。惟其如此故在這次重新共和黨操權之下，那位保守政治觀點很著名的達夫脫 William Howard Taft 就彼任爲總法官之職。而其他職位也選自這一派人物。很快地，法權學便轉過了馬疏爾底聯邦主義這個方向了。

4. 因爲商人懇切的求發展國家底天然富源，故哈定政府便以一項條件不甚嚴格的出賃政策以助成之。事實上，在這一種關係便發生了幾種醜事。

5, 入息稅, 過度利息稅, 及承繼稅, 都實際減低了, 特別是關於這些極重的負擔者的。

6, 關於國外商業, 便用盡聯邦政府的一切機器 (當時以商務總長胡佛 Herbert Hoover 爲這次經營的領袖) 和用「邦部」及「海軍部」的助力以謀其增進。一九二八年有一項補助商務航業的精審計劃是寓於這種「約翰懷特法令」John White Act 之中。

7, 這個商務帝國在精神上又重新起來了。在菲律賓羣島恢復了這種強硬之手腕, 給日本以嚴重之警告, 注意美國在中國的一切利益, 和指明侵犯權利是不能允許的。

8, 或許是外交的和帝國的政策之一貫系統, 故共和黨政府極端排斥這種國際聯盟, 和給那些美國商人的在海外經營之先鋒隊以直接的援助。

這種復歸於依範的運動, 實給工業世界以繁榮, 已屬無可強辯。但農夫和棉花栽植者却遼巡門外, 無所分潤, 這點也不能不承認了。適得其反, 他們所受到的是他們底產品的低價, 和債務的重擔。他們懇切地祈求國會份子設法救濟。

卽如曩昔一樣，土地主義者的不滿便在共和黨底左派中表現出了——這個左派團體是一八六〇年爲工業勞動者和農夫的聯合，在芝加哥組成的。真的，卽爲民主黨在性質和方向上更變爲都會化一樣，這種共和黨內的農業團體在勢力上便穩然發展了。這是一種很有意義的事實，卽於一九二四年，這位農業的代表者參議員拉花雷德在十二個邦裏所獲的選票竟多過那位民主黨的候選人大衛氏。

因爲經過了許多年代，這項農業與資本主義間的有百年歷史的競爭之三種羽毛也變得更顯白了。第一，這項農業問題的嚴重，今日已爲那些慣於呼農夫們爲「狂癡的庶民黨」的團體所徹重視了。這個問題便爲重要的政治家發問：「美國底農夫現在是否已淪落到一種半奴地位有如羅馬底殖民的一樣？如其然也，則他們對美國文明的前途還有何種責任？」甚至一般製造家，因驚覺到在美國底投資的銀行家指揮之下的這種國外競爭的巨大發展，也開始較爲關心到他們底最好的願主——農夫——之命運了。

第二點，農夫們已不復滿意於這類土地者底災難的古典醫方，有爲貨幣擴大等。他們

今日要求以政府力量協助他們底工業的一種社會化，和以政府力量造成精緻機關而訂定各種價格。這就是在一九二八年爲哥立芝總統所拒絕的這項「那利荷競草案」 Mr. Narg Haugen Bill 之主要精神。農夫們徒具熱誠，然如盤散沙，永不能以私人的擺佈而能造成一種像在資本家中能造成的組織以在午餐今議席上訂定了各種價格的。因此，他們要求政府辦理這種任務。況而，這項實驗是要重資的，雖則沒有像因商務帝國之需要而加增海軍的一樣破費，然而還是十分破費的呀。

第三點，這種土地主義團體今日有許多領袖實大不同於一八九六年的百里仁的了，——例如羅丹 Frank O. Lowden 一類人物，他們除了在他們自己底權利上是資本主義者之外，還是堅持這類事論的，即：美國底前途的確在於危險之中；維持製造的和田莊的一種平衡經濟的這項基本問題，事實上已無可逃避；一種贊助無限制的資本主義之決定，其結果必會殘毀。簡言之，資本主義和農間業的這種鬥爭，據說已經達到一種轉機，而這個國家底經濟的前途將繫於平衡上了。不過，一九二八年共和黨與民主黨大家都拒却採用

土地主義者所要求的這些猛烈步驟，績克臣和百里仁的時代已告終變了。

### 括論

回顧下這種長時期的政治衝突，似乎已露流了某幾種結論。

漢米爾頓式的政治上之聯邦主義曾實際上歸於烏有。今日已沒有重要的政治家當講及一般羣衆之時而用十八世紀的領袖像約翰亞丹氏和摩利氏等所用的那一類恐懼而悔慢的文字了。利用財產資格來限制投票和官職之權，這一種主義今日已不復有劇烈之擁護了。在某種範圍內的政治法德模克拉西已被一般承認了。當績克臣底敵人復集當時種種保守勢力之際，他們也細心地架起謝化臣底從徒的態度，號稱爲什麼共和黨人，甚麼『國家共和黨人』，而却不稱爲聯邦黨人了。當後來轉換爲『自由黨』這個名目之時，他們也不過表示他們是在抵抗『行政的暴厲』罷了，而不敢說是反對民主政治的。而且二十載以後，當一種新的聯合體形成以反對這種勝利的德模克拉西之時，謝化臣底符號式又再次被採用了。這就是說，這個林肯黨因一方面要號召於農夫和手藝者，故復次利用



謝化臣底普遍名目而呼自己爲「共和黨」。這樣造成一次狡猾的把戲。

至於漢米爾頓式的經濟上之聯邦主義却會穩然持續，以迄今日。它以前和今日都根本是商業事業的行動哲學。它堅持美國底財富、安適，和一切機械的、科學的、商務的進步，都主要的賴於商業事業。因此，政府的一切政策都有謀商業事業的經營和擴展之必要。漢米爾頓底經濟主義直爲華士特、林肯、米傾利和哥立芝們所遵循執行，而無中斷。不過，至十九世紀中，這種唯一的值得注意的趨歧，就是一八六〇年西部農夫們的公開參加了黨籍。因爲這個漢米爾頓黨染上一種異來的土地主義之顏色，尤其是當谷麥等項發生災害之際。

在另一方面，則是謝化臣所造成的農業利益者的這種坦白對抗，乃爲續克臣所繼續（他添加了一支手藝者的軍隊），爲領有奴隸的栽植者所鞏固，和在內爭解決之後又爲百里仁所重新整頓了。不過，在這個黨之中，除了當極它端猛烈地傾左的時候之外，也可以尋出許外重要的商賈和資本家。這一類人物底經營因受了「聯邦黨——自由黨——共和黨」在政治經濟中的種種冒險所侵害，或至少是不蒙利益，故遂投入了民主黨的。因爲

時境變遷，這個國家漸成爲更工業化和都會化，而民主黨內的這種資本主義派遂獲得與他們底經濟勢方成正比例的黨的權力了。一九二八年的事件就表現出那個黨內底經濟重量的中心已有決然的轉變了。

這項長久的政治戰爭，曾直接地牽及了財富的分配問題，這在幾種程度之內是顯然的。不錯，這個漢米爾頓，華士特，米傾利，和哥立芝的黨从不承認它是在企圖將貨品從農業階級手中轉遞到工業階級手裏。也許，事實上，這個以其鼓勵生產之法而給與國家的財富比之它以保護稅率法而由農夫及栽植者手中所實際募集得的財富爲多。「外國人交納了稅率」這種舊口號，也許其中確有一點真理。但，共和黨的領袖們却不止一次地宣稱左派土地主義者是在以貨幣，銀行，和稅收等策略者「攻擊着積聚的財富」呢。

土地主義者也曾同樣地深知道漢米爾頓——華士特——米傾利——哥立芝這一派會從事於以犧牲羣衆之律而增富這些資本家階級。他們常常坦白地宣言：他們底目的在於以貨幣，銀行，和稅收等策略圖分一部份財富於他們方面。

在經濟實質這一點上的是非如何，今姑置勿論，但事實上這兩個有歷史之政黨的領袖們都曾相信他們底經營確率及於對財富分配的競爭。有時是陰詭的，有時是淺薄的，但在性質上則常常是十分真確的。在政治上，信仰就是實力了。在那個大的競爭中，心理意見與經濟衝突會一齊發展起來的。至於想尋出彼此相關到甚麼程度，却是不可能，雖則我們也許可以測度為：觀其開端，便知究竟。

這兩個黨對這種財富分配的競爭所採用的這些工具之中，稅率，貨幣，銀行，和稅收這幾項却於開端時即已成爲不易的要素。不過，因時間一直下去，而衝突便變爲更複雜了。時至今日，則土地利益者已不復採用「貨幣擴大」爲一種田莊救濟的方法，却像資本主義者一樣正在要求這種政府干涉的積極策略以謀提高他們底產品的價格。這就是說，謀以政治行動影響財富的分配。

當這些土地主義者廢撤爲謝化臣所頒佈的關於「政府愈少則愈妙」這項信條之時，則他們若不是置這項信條於不顧，便是良心上贊成爲工業家用以提高製造品價格的這

種政府干涉之形式了，不過在這點關係中的區別是冥冥其難的。

如其這兩個鬥爭政黨的任何一个會犧牲了一種實質的利益以符合政治的理論，那末，歷史上便會沒有了記載，民主黨人在一八五〇年却欣然去激烈地利用聯邦政府機器以挽回這項逃走奴隸之財產。四十年以後，這些會因圖自己底方便而對於憲法持過一種放任觀點的共和黨人，又暴烈地詆斥入息稅為破壞了這項基本憲法了。雖則一項同樣的稅會為一個共和黨政府採用過以替聯邦者接濟它底戰爭。在這個新世紀之開端時，這位聯邦黨世傳為承繼者哥立芝總統知到國會傾向於在社會立法中作種種實驗，而其目的却與保護稅率之目的不同的，故他便又代表『州的權利』作強烈之演詞呢。

真的，凡研究過憲法的和政治的理論與種種實際目的之關係，又或觀察過兩方敵對的政黨使用這種關係的人，沒有一位能斷定是一種決然的原因驅使人們加入這個或那個政黨的。

有些歷史家，在研究了這種關於司法制的理論的進化之後，也曾得了一個同樣的結

論。當謝化臣底共和黨人爲聯邦黨底總法官馬疏爾底決議所挫折之時，則他們對聯邦司法制的態度是極其評斥的。然而，當這個同一的大理院在一位民主黨人法官鄧尼 B. Day 領管之下，以兩項險要的決議來維持奴隸制之時，則謝化臣底民主黨人（那個時候乃爲栽植者所領導的）却高呼聖効忠於這個大理院，而評斥之聲浪乃起自對方了。四十年之內，環境又復轉變過來，而民主黨人又爲了它底入息稅和勞工意見而攻擊這項司法制了。不過，從整體看來，則必須說：這個「漢米爾頓——米傾利——哥立芝」黨之對於聯邦司法制會維持其一種較爲友誼的態度，而這樣做法會有其充分理由的。

現在我們談到領土擴充和商務帝國這兩個問題了。謝化臣底農業黨始終都堅持其對於領土獲得之態度——以爲農夫和栽植者的使用。關於這點是沒有多大神祕的。在那個政黨庇廕之下，路易先安那購買了，福羅列打獲得了，特沙士併吞了，和一個帝國由墨西哥強奪過來了。在向米傾利時代底帝國主義挑戰之際，民主黨人已明瞭地表示他們并不反對擴充的，假使這種擴充能帶入了適宜之領土，和其人民又「願意和適合於變爲美國

公民」的話。在另一方面，則聯邦黨人大都是反對西部擴充的，因為他們認定這樣會增加了農業居民以至於過量。就是說，這樣會在選票上戰勝了商務部份之人口。

個「聯邦——自由——共和」黨對於一切實質事件，也具同等的注意。即起初則以立法，繼則以海軍調停，終則以戰爭去贊助這種商務帝國。就是在這個黨庇廕之下，恩賜和津貼給與船務了，和中國間的正式關係開始了，日本被開放了，夏威義獲得了，波多利疏，驕奄，菲律賓羣島和其他領土便添加了美國底副業了。至於反對這類經營的，則主要是出自這一個土地主義黨。

在為美國黨爭底中心的這種農業和資本主義間的衝突中，至少能夠尋出幾種線索是造成合衆國祇有兩個政黨之存在以別於歐洲各國的多黨制度的。美國社會，由開國時起，便比較歐洲社會為簡單。這裏從不有過具備歷史根源和特殊領土利益的這類少數種族。在歐洲則不然。例如德意志內有這類少數種族會替過它配置了一個波蘭黨；又如法蘭西內有這類少數種族今日也替它供給一個阿爾薩太黨 Alsatian Party 呢。合衆國的

軍隊是微量的，因此，在美國社會制度中，軍隊從不會組成爲一種大的獨特的階級。至於各種教會，雖則無疑地在社會有大的勢力，但從不會領有大量的土地財產，或各州中的高級官職，因此這裏從不有過教士黨和反教士黨的質素。所以，農業和資本主義間的這種衝突，便不會爲支派的爭端所混亂。況且，在合衆國內這類政黨機器的體積之大，和維持這類機器的費用之多，又實在不利於小政黨的發生。一個具有新觀念的人——如其這種觀念不是過於極端的——在一個大的政黨內圖一種號召的機會，會常常比較去謀形成一種獨立行動以吸取從徒爲容易。

我們到何處去？

經了以上種種考察之後，一個人免不了會發問：「究竟這些政黨對於國家底發展會統治到甚麼程度？而它們祇不過會反映出那些人民底經濟力的種種運動和集合又至甚麼程度呢？」這是一個老問題。這個同樣的問題曾昏亂了希臘人，而從未會有一個能夠解決之。

在合衆國底歷史中，有過兩次或三次曾造成了其結果似乎是重要的政治決定。一次是在一七八七——一八八年，當時製定了聯邦「憲法」，給一種無限大的鼓舞於商業事業。另一次是在一八〇〇年，當時農業黨起握政權，和進行去獲得所有介乎米司色比河和太平洋間的土地。第三次是在一八六〇年，當時因為林肯當選之結果，栽植者便被打下而依附於農夫和商人之下。

從所有這些看來，我們可以結論為：政治不光是喧聲和憤怒，祇在於得到適宜的人和適宜的口號之一種無關重要之嘻戲。由其開端以至於結局，這些經濟實質，即如資本主義與農業，都的確確曾站在黨爭的背後的。我們總不能否認積累資本的重心曾落在「漢米爾頓——華士特——米傾利——哥立芝黨這方面，雖則自一八六〇年于芝加哥根據於互相讓步的基礎而聯合組織之後，這個黨已為南部和北部的那些自由農夫所強烈贊助。我們也不能否認這個「謝化臣——績克臣——百里仁」黨在它底經濟哲學和實際策略上是主要地屬於土地主義的，——自一八二八年這次重興之後，便加上了一派積極



的手藝勞工分子了。

然若說：假使在一八八四年選出白力烟尼替代克利佛倫，或在一九〇四年選出白克替代羅斯福，這樣在美國人民底經濟、社會生活和一般文化中便會造出了巨大之差異，這也難於相信的。的確，我們可以說：一個賦有驚人的天然富源之豪勇機巧的種族，其商業經營底最後勝利之無可避免，等於各星系的運動之無可避免一樣。至若論到在最近三十年所製定的這種社會立法，則必須承認：它們是由完全出乎政治正教範圍之外的那些意見運動躍起的。就是說，它們是來自在大政黨中獲得了讓步的那些少數人的煽動。

在某種程度之內，這兩黨間的衝突的確是起自歧異的經濟環境的一種情緒之對敵。然而，在某種程度之內這種黨的敵對也是因為關於農業和資本主義的價值各持不相同之意見的。

謝化臣對於國家當然有一種很明瞭之理想——是一種完全合理的「理想」。雖則也許唯物主義者會指出它是農業者對農業之一種頌揚，但它不是一種奴隸領有者的觀念。

而謝化臣却是一位奴隸領有者。適得其反，這種理想却是一種自由農民之理想。謝化臣所夢想的共和國是主要由那些領有自己耕種之土地的自由農夫們組成的。當然，那裏是有城市和鄉村的，不過它們是微小的，而其主要職權祇在於供給農夫們的需要。至於資本主義者的偉大城市和手藝者的『下流社會』却像毒物一般要被免除的。工廠祇許存在於歐洲。由初等小學以至大學的這整副教育制度都志在訓練才具，替國家設備能力和替社會增進文化。一種無須多大費用而它底權威隸屬於大多數庶民的簡單政府是用以維持秩序和鞏護國業。對一切人類保持和平，這是一種不易之政策，這樣，這種烏托邦便可以無止境地持續下去了。

假使謝化臣底黨曾有一切的政府機器在他們手上而晝夜精勤地努力於這項任務，則這個夢境就是否能夠實現了呢？這走一個有趣的，也許是憂悶的費思索之問題。可是，謝化臣黨底一切黨員並沒有常常都在這種幻象的咒符之下努力，而謝化臣也從不是一位實際政治家。然而，在某種程度之內，這種夢境却是實現了的。但其實現之原因，却多半在於

美國有無限大的自由土地之面積而不大關乎民主黨政府採用了種種政治策略。

然而，這個有了巨量的都會黨員之民主黨，今日已不復作這個夢境了。事實上，因工業居民的增高，則民主黨底重心力曾經由鄉村中轉移到城市了。原始爲績克臣所併吞了的這派手藝者分子，大概今日其數目已超過自由農夫這部份了。和也曾有了充分的不從事於保護工業的資本家去供給偉大的黨底競爭之基金了。舉個例說，有許多爲民主黨人統治的城市內之公款都被利用以供政治運動家的費用，因此可以增高候選的地位和黨的經營；而許多公共合同和公共事業也可因此獲回顯著的政治酬報。在另一方面，則棉花栽植者的勢力便發生正比例的沉落了。這類棉花栽植者的地位雖則漸陷於不利，然亦祇有啞子吃黃連，因爲他們爲敵對黑奴之故是勢必要留在民主黨內，所以不敢以背離和報復的恐嚇以要挾得黨內的讓步呢。

也許這樣說法也不爲過當，卽：這個爲謝化臣創造以代表農業利益者的民主黨業已變成了爲他所畏懼和輕侮的這種「各大城市底下流社會」的機關，因此，大部份是這種不

同原始或簡直是不同世系的工業羣衆之機關。因這個黨是慣於痛擊「財與藝」的人物的，故這類民主黨人也由下層的中等階級招募新兵於他們的隊伍。真的，如其威爾遜總統在新自由上所說的這項黨底理想的記載是有權威的話，則那個供獻出綽餘的機會於貧苦孩子去建設他自己底「一種微小而獨立的商業」以登上中等階級底天堂之地方，便是烏托邦了。

至於在戰爭線的另一方面它底圖以政治行動而獲得的烏托邦究竟是怎麼樣子的，則領袖人物們從未曾有過像對方一樣完備的繪畫。無可懷疑的，漢米爾頓底理想就是一個這樣的社會，即在其中是富豪和優越家世的人所統治，而沒有任何由下層發生的問題的。各種工業是繁榮的。貧者雖則被逼去工作，但也不是不幸福的。當中期之時，則漢米爾頓底精神承繼者鼓吹發展製造業到一個會能替田莊產品設備一種適配的市場之地步。

●就是米傾利也並沒有遠越了這種概念。他們都忙於從事促進機器工業，故其中竟沒有一個人似乎會料想得到有這樣的日子：即資本主義會絕無問題地佔主權，四分之三或十

分九的人民會成爲城市的住戶，製造品的輸出會成爲我們所賴以生存的要素，合衆國會當了世界上第一名海軍強國，工業隊伍的份子數目會超過這類自由農夫竟至五與一或六與一之比的。

無論如何，漢米爾頓派黨員中，確沒有幾多個人會像謝化臣替農夫設想一樣肯去替機器工業規劃出任何種理想之鵠的，以獻呈安樂與穩定於勞工的。其比較最接近之企圖，也許就是一九一八年這次進步黨的綱領了。這項綱領真的是綜合了這個時代底一切較新之社會趨勢的。祇有社會主義黨人會權當的採取了這種機器的哲學，而夢想把這種製造經濟轉變成工業羣衆的一種烏托邦。

這殊無可疑的，因了這一種原故，而有些民主派的分子便慣於說社會主義黨人和生意經營的主人是「同盟者」——也許是不知不覺的同盟者——以破壞由謝化臣時代傳下的這種遺產。然而，這不過是臆測之詞而不足爲載的。

(完)

**184**

## 漢 鐘 幾 種 的 近 譯

- |              |            |         |
|--------------|------------|---------|
| 1. 史達林與杜洛斯基  | Eastman 著  | (民智)    |
| 2. 蘇聯的經濟組織   | Naring 著   | (大東)    |
| 3. 文明到何處去？   | Nearings 著 | (社會科學社) |
| 4. 休閒階級的理論   | Veblen 著   |         |
| 5. 資本主義文明的殒落 | Webber 著   | (北新)    |
| 6. 政治的經濟基礎   | Beard 著    | (北新)    |
| 7. 美國的黨爭     | Beard 著    | (新文化書社) |
| 8. 杜洛斯基目光的蘇俄 | Frately 著  | (泰東)    |

Charles A. Beard 查爾斯·A·比爾

1.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2.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3. Contemporary American History 1877-1913.
4. The Economic Basis of Politics.
5.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6. The 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s of Tokyo.
7. Introduction in the English Historians.
8.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Constitution.



## 參考書目

1. K. H. Porter,——National Party Platforms. (1924)
2. E. M. Sait,——American Parties and Elections. (1927)
3. E. Stanwood,——History of the Presidency.
4. P. O. Ray,——Introduction in Political Parties and Practical Politics.
5. A. H. Holcombe,——Political Parties of To-day.
6. R. C. Brooks,——Political Parties and Electoral methods.
7. H. R. Bruce,——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8. E. A. Robinson,——Evolu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9. C. E. Merriam,——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10. Ostrogorski,——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11. R. Michels,——Political Parties.

# 中國婦女問題討論集 全集

精裝二巨冊實價肆元  
洋裝六巨冊實價三元二角

本書為當代諸大名家的討論婦女問題的專集各有各的眼光各有各的見解三反四覆討論得極詳細極明白當此鼓吹女子解放的聲浪日高凡屬黨治下的男女同胞人人應徹底了解女子解放的真諦這部中國婦女討論集足供諸君研究婦女問題的一助

全書凡二百餘萬言都一千五百餘頁內容包括關於討論婦女問題的文章凡一百四十餘篇為近代諸名家最近的供獻目錄浩繁不克備載  
正集內分通論十六篇教育問題八篇生活問題十二篇參政問題十一篇生育制度問題二篇社會問題七篇兩性問題十三篇共計七十六篇  
續集內分戀愛問題九篇婚姻問題十四篇離婚問題六篇獨身問題三篇貞操問題八篇道德問題四篇性教育問題二篇兒童教育問題六篇娼婢問題五篇女子心問題二篇女子剪髮問題三篇女子服裝問題四篇傳記四篇雜錄四篇  
共計七十篇

新文化書社發行

中華民國十八年

六月付印  
七月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美國的黨爭一冊實價四角

著者 Charles A. Beard

譯者 漢 鐘

校者 鑑 湖 漁 隱

印刷者 新文化書社印刷所

發行者 新文化書社

上海四馬路六十二號

總發行所 新文化書社

外埠各新書店均有代售

#7

341380